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合於「經世致用」宗旨之文稿；每篇以五千字爲限，一萬字以內之長篇具有特殊價值者，亦所歡迎；惟已在他處發表者，請勿惠寄。
- 二、文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譯稿請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時，請將原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注明。
- 四、署名由作者自便。稿末請注明真實姓名，並附略歷以便介紹。
- 五、文稿如欲寄回，請附足郵資 否則概不退還。
- 六、本社有刪改文稿之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附帶聲明。
- 七、文稿經登載後，由本社奉贈本刊或酌奉酬金。特殊作品，酬資從豐。
- 八、投寄漫畫及新聞照片，經刊印後，亦可奉還，並酌奉酬金。
- 十、投稿請寄南京漢口路七十五號本刊編輯部。

經世半月刊編輯部謹啓。



經世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修明政治之根本問題.....	王捷三
黨化司法之意義與價值.....	楊兆龍
美國總統府中現時的幾個重要人物.....	余協中
我們急應跳出一個不當再繞的老圈子.....	張弘伯
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	孟雲橋
最近我國對外貿易狀況與展望.....	祝世康
一九三七年蘇聯經濟展望.....	李孟達
公路工程改進之商榷.....	盧毓駿
張居正的學術.....	嵇文甫
蔣介石論.....	石丸藤太著 吳世漢譯
太平天國新史料(二).....	非宇
「阿Q精神」與「廣東精神」(漫談).....	鍾凌偉
歐洲通訊.....	雲橋
編輯餘話.....	編者



旌旗開處士卒先，聲勢洶洶欲震天，民氣年來蓬勃甚，
誓教國土永安全。

王青芳題木刻

木刻漫話詩存

王青芳

- (一) 甘心爲奴難易飽，清風只作難梁人。(青芳漫話)
- (二) 求生無計作哀呼，地啞天聾聞也無，三尺繩纜結苦命，不從奴下去爲奴。
- (三) 忍辱不甘殘喘延，還將苦命與蒼天，窮人生命原來賤，不值紅塵半個錢。(錄仙洲詩)
- (四) 貧富階級偏又偏，不甘奴下認爲奴，緘繩三尺一條命，阿彌陀佛莫測天。
- (五) 幸運在天本不齊，人在何處覓枝棲，呼天搶地皆不應，一命嗚呼歸了西。(錄連仲詩)



木刻漫話詩存

王青芳

- (一) 災民痛哭歌台樂，這樣音塵不協和。(青芳漫話)
- (二) 恐懼經濟說無錢，貧富懸殊豈能然，莫嘆災黎失住所，歌台舞榭築連天。
- (三) 戲院推陳要出新，神奇式樣欲絕倫，可惜此日勤勞者，不是將來觀劇人。(錄仙洲詩)
- (四) 富者那知貧者難，常將豪富視人間，暫時勞力還不算，一粟當糜十萬錢。(錄連仲詩)





- (一) 災民痛哭歌古樂，這樣音聲不協和。(昔考漫話)
- (二) 恐慌經濟說無錢，貧富懸殊皆離然，莫說災黎失住所，歌台舞榭架連天。
- (三) 戲館推陣要出新，精奇式樣欲絕倫，可憐此日勤勞者，不足將來觀劇人。(錄仙洲詩)
- (四) 富者那知貧者難，常將豪富耀人間，費時勞力還不算，一樂當賺十萬錢。(錄連仲詩)

木刻漫話詩存

王青芳



- (一) 甘心為奴難易她，清風只作懸梁人。(昔考漫話)
- (二) 求生無計作哀呼，地啞天癡問也無，三尺繩絞苦命，不從奴下去為奴。
- (三) 忍辱不甘殘喘延，還將苦命與蒼天，窮人生命原來賤，不值紅塵半個錢。(錄仙洲詩)
- (四) 豪富階級偏又細，不甘奴下毀為奴，紅繩三尺一條命，阿彌陀佛莫測天。
- (五) 幸運在天本不齊，人在何處算枝椏，呼天搶地皆不應，一命嗚呼磨了西。(錄連仲詩)

木刻漫話詩存

王青芳



修明政治之根本問題

王捷三

西洋有一句流行的成語曰「污濁的政治」。(Dirty politics)因爲政治是污濁的，所以人雖是政治的動物，公私生活均不能脫離政治，有些獨善自好的人便立意不玩政治。西洋人如此，中國人尤甚。政治之所以污濁，這怕正是一個原因。其實，說政治易流於污濁是對的，說政治的本質是污濁的，那未免大錯而特錯。政治原是人羣最高組織的表現，從廣義說，人類一切的學問知識都爲對政治有所貢獻；所以古人說「學古入官」，又說「學優則仕」。即論政治的本質，「政者，正也」又是古人的名言；西洋學人也大都以爲「正義」之所從出與所賴以維持者，莫不由於政治。

正因爲政治易流於污濁，所以有修明之必要。如機器然，須勤洗擦，方免污塞致廢。西洋各國政治的機器，其式樣儘管不同，然洗擦工作，大體到家，故其國治。現代

中國的政治，忙於選擇式樣者頗久，忙於建立機構者又頗久，迄於今日，體系既立，局面大定，洗擦的工作方纔可以開始。由久亂而入於長治；去污濁而達於清明，時乎時乎，痛下決心，修明政治，殆爲當前急不容緩的工作。

黨國的領袖 蔣院長早鑒及此，二十五年三月九日行政院通令曰：

「國家積弱已久，政府積弊日深，本院長受任以來，環顧外患之嚴重，內憫物力之凋殘，觸目傷心，忘餐廢寢。深維國家之敗，實由官邪，官之失德，寵賂用彰。今欲修明政治，首當剷除貪污。查公務人員中，謹厚者固多，廉隅自守，不待申儆。其不肯者，長官監視稍懈，即不免弊端百出。其顯著者，則有：一，併吞公款，二，侵佔公物，三，濫用公物，四，虛糜公帑，五，偽造報銷，六，買賣物品及經手銀錢

收受回扣，七，浮報物價，八，兼職兼薪，九，乾薪，十，以公款生息歸入私囊，其他陋規等項。每見各機關掌管庶務會計員司，俸給有限而揮霍無藝，或廣通聲氣，或厚殖資財，試問錢從何來？言之殊堪痛恨！」（下略）

「今欲修明政治，首當剷除貪污」，探驪得珠，真是至理名言。這道命令的後段又說：「務令財不虛糜，事有實驗，費一錢須計一錢之效，辦一事必程一事之功」。倘若剷除貪污，自然會有如此的效果。不但如此，貪污絕跡於政治之後，則人民對於政府的惡印象，自然去掉，信賴之心，自然發生；這尤其是我們政治上所必須有的收穫。中國人民向來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態度，大多數不問政治；而且不光是冷淡，大都懷着「敢怒而不敢言」的仇視的心理。造成這種心理的原因，無疑的是由於各級官吏舞弊營私，依勢詐取，政體專制，尙居其次。本來，民治國家，以官吏爲公僕，即在古代，亦是爲民設官的。因官吏之貪污，遂使官民對立，民恨有官，主人恨有公僕，於是「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百政廢弛，莫不由此！有了貪官污吏

，於是有劣紳土豪，二者相爲連鎖，魚肉人民；雖有善政而惠不及，甚至多一新法，反使貪污土劣多一舞弊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古已有之於今爲甚的政治上的大缺點。

官吏貪污的結果，絕不止於「虛糜公帑」一端，其對於整個政治信用的破壞，既如上述；而對於社會人心，教化風俗的惡劣影響，尤爲嚴重。「官僚」本非惡名，然而清高的人們，率以作官僚爲可恥，這分明受了貪污官僚的影響。有操守有道德的第一流人才，既因此而視作官爲畏途，其影響於政治者何如？反之，一行作吏，富厚可期，人情之常，孰不樂爲？於是有能力有才幹而無道德操守者，均相率捨實業文化之途而競來作官，其影響於政治者又何如？歐美先進國家，一般人雖以政治爲污濁，但污濁的涵義，絕非單指貪污；如上述命令中所指的十項貪污的事情，在歐美確實很少了。他們所謂「污濁政治」，蓋指競選，傾軋，說大話，愛奔走等等而言。的確有些性情不喜歡作如此活動的人，所以便說政治是污濁了。他們國家中第一流人才，其政治興趣濃厚者即從事政治，不以其爲真污濁而故避之也；其熱心實業或文化事業者，生活優裕反勝於從政，亦不以升官即是發財而羣趨之也。因此，人才

平均分布，政治（廣義的）亦日有進步。我國若能澈底剷除貪污，則不難達到此種政象，否則，政治文化，兩受其損。何況政治究竟居於領導社會的地位，上行下效，草偃風從，貪污之風不絕於政治，則廉恥之道難行於社會。這又與民族的品格，風俗的厚薄，國運的隆替，有極幾微而密切的關係！羅仲素說的好：「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昔諸葛孔明論治有言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在我國法家中，向分重勢，重術，重法三派，孔明這句話，便是着重在「勢」與「術」方面。在以帝王為中心的政治時代，確不失為見到之論。即在今日，政治的意義雖已大有變遷，然其精義，猶可師法。我想沒有人不贊成「今欲修明政治，首當剷除貪污」的，至於如何能剷除貪污以修明政治的方法，我以為只有兩樣法寶：一曰「法」，二曰「名」。

「法治」正是現在流行的政治，也就是時代的精神，意義明顯，無待煩言。茲所欲論者，約有數端：

第一，法貴乎平 「廷尉天下之平」，「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這本是法治的主要精神。但若法律本身有失公平，即忽略全民的利益而有所軒輊時，那便失了革命立法的精神了。倘使執行法律時，更參顧情面勢力，不能持平的發揮法律之公平性，則有法等於無法，貪污之徒，廣錢通神，益將肆無忌憚，無所不為。韓非說：「竊鈞者誅，竊國者侯」，希臘哲學家安那查爾士（Anarchists）譬法律如蛛網，只絆住小蠅子，却讓大蠅子逍遙通過。法治的詬病，久在不平。所以剷除貪污時，應不開貪污者是小蠅子，是大蠅子，甚至是老虎，一律繩之以法。天網不漏，炯戒既昭，則貪污之風可息。

第二，法貴乎嚴 「立法貴嚴，行法貴恕」的話，極有流弊。試問有嚴法而不嚴厲執行，則何貴乎有此嚴法？古人寬猛相濟的說法，是就政策言，不是就法律言。左傳載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意義極為明瞭。若對貪污者行法而仍主寬恕，則貪賊猶可僥倖不犯；既犯矣，猶可幸邀寬恕，桀黠之徒，以身試法，如何可免？現在對貪污官吏之懲戒，多止於罰俸降級，未免過寬。倘有在甲地甲機關貪賊革職，而乙地乙機關又公然引用者

，此殊非剷除貪污之道。須知，寬恕貪污者，愛之適以害之，他們會再犯的。子產說得好：「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我以為對於證據確鑿的貪官污吏，應另定懲戒法，從嚴科罰，纔是正常的辦法！

第三，法貴乎行。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而定三秦。大不列顛以不成文法著稱於世，而政治修明，冠於他國。今日之中國，「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監察立制，貪污流行。法條完備而不實行，何貴有法？我們很希望監察機關不止是一個機關而已，應當拿出一「鐵面御史」的風範，老虎蠅子一齊打，然後「剷除舊染汚俗，樹立廉潔政治」，方始有望。

禮曰：「法禁已然後」，法律本然是治標的。能本上述的精神認真做去，政治之修明，庶幾可期。至於治本的辦法，則有賴於「名教」。

天下熙熙攘攘，只為「名」「利」。為名為利，既是人的本性，既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動機，那末，「管理衆人之事」的政治，絕不能違反人性來管理人事，也絕不能抹殺行為的動機來規範行為。「利」是物質的，現實的，具體的；

「名」是精神的，觀念的，抽象的。所以，原始的自然的人性，為利尤甚於為名。惟經教育與環境陶冶，改造，提升過的人性，方更為名。為利，能使人孳孳而起，勤勉節儉，而貪得無厭是其壞處。為名，亦能使人孳孳而起，勇敢犧牲，而虛誇矯偽是其流弊。拿社會的標準來評價，則為名的價值遠過於為利。為利的動機之強烈，甚至能使人白晝攫金於市，能使人剖腹藏珠，能使人死，所謂「利慾驅人萬火牛」，「貪夫殉財」者是。所謂利，當然包括飲食男女及一切物質資財而言。試問，現社會制度中有多少人不是為這些利的原因而努力呢？犯貪污罪過的官吏及土豪劣紳，不過是為利的行為過分越法而已。殉財的貪夫，前仆後繼，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以，以「法」治貪，不如以「名」代利，更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至於「名」是不是能代利呢？我想：絕對可能。因為人們為名的動機之強烈，並不亞於為利。古人說：「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英雄豪傑往往不能得「流芳」之名，亦願得「遺臭」之名而甘心；不但超人的英雄豪傑如此，一般人往往為得一個行善的美名而修橋補路做多少公益的事情；寡婦為得一座貞節牌坊也情願抑制性慾，憔悴以死！如此事例，不

勝枚舉。成仁取義的烈士，其動機自更高於爲名，然而「殉名」亦正是較高的人性，當屬毫無疑義。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可見這種爲善爲名的「本心」，人皆有之，如果再加以教育的陶冶，制度的鼓勵，一定可以控制爲利的本性的。西哲羅素說人有「佔有的衝動」與「創造的衝動」，理想的政治應該鼓勵後者而遏制前者。其對於人性的看法，與孔孟二哲，完全相同。由此可知，資本主義的發展雖加強了人類爲利和佔有的本性，因而在社會上有榨取爲活的寄生階級，在政治上有貪賊枉法的貪官污吏，然而，若使教育的宗旨和社會的制度都改變起來，崇名以黜利——自然是重公利而黜私利，使利爲不可能或不必要，那末，不但貪污可以絕跡，政治可以修明，將見人類的文化亦可以改變形態，全部提高。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三名教條說的最痛快：

「……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爲千鐘粟，黃金屋

，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

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說法！這是何等知人性明治理的眼光！「以名爲利」既然是「不背人性的理論，也就是新社會倫理的基礎。亭林先生贊嘆「扶風之子，常賜黃金；涿郡之賢，常頒牛酒」，又主張以「賜田」爲「獎廉之典」，雖不一定是現代的辦法，然而他把握住人性的根據，指出修明政治的方法，真不愧爲極有見解的大思想家。中山先生既主張民生主義，又指出新社會倫理的原則說：「人生應當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的」，信乎先聖後聖之見解若合符節也。

以法爲治，歐美諸先進國家，已竟做得到家。他們的政爭只是爭權，不是爭錢！玩政治通常是賠錢的，大多數

人絕無爲發財而圖升官的意念。官吏中的不肖之徒，偶犯貪贓，無不盡法嚴懲。兩年前法國斯達費斯克貪贓案，連炙手可熱的巴黎警察廳長立置於獄，有關人犯，無一倖免，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至於「以名爲治」，當然會有人懷疑其無實效的。但是今日的蘇俄可以說便是以名爲治的國家。在蘇俄，共產主義並沒有完全成功，他們也多少放棄了機械的共產主義的試驗，但是「以名爲治」的政治，他們確實成功了。這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及教育學上顯然提供出一種大可注意的新材料和新試驗。舊的思想家都以求利慾望作爲他們學說的大前提，以爲「利」是唯一的有效的刺激物。但是蘇聯却以「名」爲新社會主義者的刺激物 (A new socialist incentive) 居然一樣的有效。他們對於勤勞的官吏和工人予以種種名譽的獎勵，對於懶惰醉酒者，往往以黑封套裝上薪資，上書

「可恥的薪資」，據說，這樣領不到兩三次，懶惰醉酒者便絕少還懶惰醉酒了。記得韋伯夫人 (Mrs Sidney Webb) 在倫敦費邊社講演社會主義時，有人質問：「實現社會主義之後，拿什麼方法去鼓勵人們工作呢？」她答說，「不須要求他工作，也不須向他說明工作是對大家都有益，只應着他好了！」如今在蘇聯「應着他」的法子，簡直和送他到監獄一樣的有效，便證明顧亭林先生「以名爲利」和「以名爲治」的政治理論，不是唯心論者的空談！

中國完成了實質的統一，已奠定了民族復興的基礎。此後要攘外闢存，自須要修明政治，而「欲修明政治，首當剷除貪污」，貪污者是危害民族的罪人，是敗德喪行無人格的人，其罪惡實大於漢奸與土匪萬萬倍，應當實行「法治」，投之監獄，置諸重典！至於「以名爲治」的根本辦法，我想，也是值得想想的。一九三七，三，十二。

介紹清華大學教授吳雨僧先生著

吳宓詩集

中華書局出版

關中吳雨僧先生是英文文學家，對於中國文學，寢饋多年，心得及獨到之處甚多。此集是其近作，想景仰吳先生者自必願先讀爲快也。



黨化司法之意義與價值

楊兆龍

自從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由軍政而入於訓政時期以後「黨化」的口號可謂盛行一時。差不多關於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人提倡這種口號。司法制度乃是社會制度中的重要者，當然也在黨化之列。所以近十餘年來，司法當局和關心司法的學者對於「黨化司法」也時常有所討論或主張。記得前年冬天司法行政部部長王太蔭氏就職時，開宗明義的表示便是主張「黨化司法」。王氏掌理司法行政已二年於茲，以他向來辦事的認真，我們不難推知他在這兩年內關於這一方面的設施一定很多。可見得「黨化司法」這幾個字已經由單純的口號漸漸地變成實際政治的精髓，其重要可想而知。

可是司法界的人有許多是富於保守性的，他們對於「黨化」兩個字沒有十分習慣。因為「司法獨立」乃是十八世紀末葉以來西洋文明國家的天經地義，依照傳統的觀念，司法獨立的重要條件中有一個便是司法官不捲入黨政的

漩渦。所有許多文明國家都在法律上規定司法官不得加入任何政黨。我國於清末變法之初，以摹仿西洋制度為急務，把西洋司法獨立的觀念也整個地搬來。因此法院編制法也有了禁止推事及檢察官在職中為政黨黨員或政社社員的規定。（見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款）等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法院編制法在中國已經有十六七年的歷史。這種司法官不得參加「政黨」的思想可謂深入人心。「加入政黨」這句話固然為大家所怕說，就是「黨」這個字也為許多人所不樂聞。結果，不但有許多服務司法界的人不願談「黨」，就是社會上一般關心司法的人也不希望他們與「黨」有何關係。所以有許多人一聽見「黨化司法」這幾個字，便覺得刺耳。尤其當民國十六七年之際，政局還未完全底定，司法界的調動變遷比較地多而無嚴格的標準。有些資歷很深的人竟沒有發展的機會，眼看着有許多所謂「黨化的分子」升官加俸，真是「滿腹牢騷」。他們憤恨之餘

，便不免遷怒到「黨化司法」上面去。近幾年來政治已有進步，司法官的黜陟較有規律，這種態度當然已不多見。可是司法改革的事情千頭萬緒。雖有司法當局的努力，而需要改進之處，還是不少。有些不滿現狀的人，仍不免歸咎於「黨化司法」。著者於已往的十餘年中曾服務於司法界或擔任與司法有關係的職務，對於司法界的情形和社會上對於司法的論調嘗有直接見聞的機會，在這十餘年中，每和大家討論我國的司法制度，輒聽到「今不如昔」等類的口調。

上述的兩種現象，不消說，是彼此矛盾的。因為從一方面講，「黨化司法」若是合理的話，大家便不應該對牠表示懷疑。從另外一方面講，大家對於「黨化司法」的懷疑若是有根據的話，司法當局和學者們便不應該提倡或實行「黨化司法」。由於這兩種矛盾現象的存在，凡是慎思明辨之士都不免要問：「黨化司法究竟有無價值？」或「司法應否黨化？」著者覺得：我們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研究「何謂黨化司法」。因為「黨化司法」的內容因各人的解釋不同而大有出入。大家所用的口號雖然相同，其性質往往會完全相反。社會上贊成「黨化司法」者的「

黨化司法」也許和那反對「黨化司法」者的「黨化司法」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他們雖然分別站在贊成者和反對者的地位，也許大家的主張毫無衝突或是殊途同歸。我們若不先把「黨化司法」的內容先弄個明白，而便討論牠的價值，那簡直是「隔靴搔癢」。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首先研究的便是「黨化司法」的意義。

x x x x

歸納地講起來，「黨化司法」大概可以有左列三種不同的解釋：

- 一、黨化司法是由黨員主持的司法。
- 二、黨化司法是受制於黨的司法。
- 三、黨化司法是建立在黨的主義上的司法。

以上第一種解釋大概以「以黨治國」這句話為出發點。黨員為構成黨分子，「以黨治國」往往被解為「以黨員治國」。司法既是一種治國的事情，當然應由黨員主持。這種由黨員主持的司法就是「黨化司法」。這種解釋有一個缺點，那便是：牠所根據的那個大前提——「以黨治國」——的解釋與 總理的遺教不大合。總理在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那個演講（十二年十月對中國國民黨懇親

大會訓詞裏，曾這樣地告誡大家：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大家都知道滿人滅了中國之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試問當滿清的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滿州人去做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完全不是的。最初滿清入關的時候，便用洪承疇治中國。洪承疇是什麼人呢？洪承疇就是漢人。到了後來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國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國。像李斯相秦，楚才晉用，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因為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吃，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要做好衣穿，便要專請一個好裁縫；要做好屋住，便要專請一個好建築工程師。這些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說說都可以做得到。諸君自己家

內的人不能說說都要做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諸君要請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家內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對。國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如果說要黨員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末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祇有九十多個，其餘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麼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以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如果確為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事件發生，在一個時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的。」

從總理這一段話看來，可見得「以黨治國」並不是以黨員治國，而是以黨的主義治國。那末根據「以黨治國」的原則去辦理司法，當然也不是指以黨員去主持司法而言。所以第一種解釋是不大對的。

第二種解釋離開黨員個人的本位而從整個有組織之黨

的立場講話，當然比第一種解釋好。可是「受黨的制裁」這句話意思不大準確，容易引起那些沒有知識者的誤會。因為普通人一談到「制裁」，就容易聯想到「外面權力的制裁」。這「外面權力的制裁」似乎必須藉黨員去實現。因此有些人便把「受黨的制裁」和「由黨員主持」一樣看待。這樣一來，第二種解釋便和第一種解釋犯同樣的毛病。從另外一方面講，在一個黨治的國家，一切雖然應該受制於黨，可是事實上為辦事的分工起見，黨的制裁往往是間接而非直接的。換句話說，國家的事情千頭萬緒，若一一都須由黨去直接管理，直接制裁，實際上必發生困難。所以為增進政治上的效率起見，黨還得授權政府各機關去分別辦理一切事情。這一點只要看現在黨與政的關係便可知道。在現行制度之下，黨對於司法雖保留着監督節制之權，但是直接行使監督節制之權者還是政府的司法行政及裁判機關。所以就是照第二種解釋的真義講，「黨化司法」也無非「間接由黨監督節制之司法。」第二種解釋祇概稱「受制於黨」，容易使人誤信「直接受制於黨」。文字上還欠明確。或者有人說：「照這樣說來，那末我們只要把第二種解釋裏的「受制於黨」改為「間接受制於黨」便行

了。」不錯，這樣一來，意思便要明確些。可是這樣的解釋還不大透澈。因為一種解釋不但要準確，並且還要適用的可能性大。「黨化司法」若真有價值的話，我們應該長期地保存牠，發揚牠，那末我們關於「黨化司法」所採的解釋非具有長期適用的可能性不行。我們知道：訓政時期乃是一種過渡時代。我們最終的目的還是「憲政」之實現。到了憲政時期，有了國民大會等等，黨的地位一定和現在不同，決不能像現在這樣監督節制司法。那末照第二種解釋，司法豈不是沒有「黨化」的可能了嗎？我們相信：這決不是今日一般提倡「黨化司法」者所希望的。

所以比較起來，上述的解釋中只有第三種是完美的。在前面所引的一段話裏，總理曾經說過：「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所以在總理所說的那個黨治下的司法應該是以黨的主義為根據的。這一種以黨的主義為根據的司法才是真正的黨化司法。這種黨化司法和那第一及第二種解釋所說的「黨化司法」有兩點不同之處：（一）主持司法者不一定是黨員；（二）黨化司法的壽命並不因憲政之實現而告終。換句話說，這種「黨化司法」的實現不是以黨或黨員的永遠保持政權為條件

的，牠所靠的乃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歸化於黨的主義的心理。只要有了這種心理做基礎，那末無論黨或黨員永遠保持着政權與否，司法上種種設施終脫不了黨的勢力——主義的統制力——的支配。這樣建設起來的司法才是「源遠流長」的「黨化司法。」

上面第三種解釋既是比較完美的，現在便要進一步將這種解釋詳細地分析一下。按國民黨的主義範圍非常廣大。因之其建立在這種主義上的黨化司法的含義也頗為深遠，非本文所能盡其底蘊。現在所可提出說明者只是牠的幾點要旨。這幾點要旨是：

一、法律高于一切 (supremacy of law)。有許多不明白黨化司法的真義的人往往以為在黨化司法之制度下法律的威權是保不住的。這實在是大錯。須知道：在真正地黨化的——即建立在黨的主義上的——司法制度下法律的地位實在高於一切。因為照 總理的意見，「……物質有機器，人事亦有機器。法律是一種人事的機器。……憲法就是一個大機器，就是調和自由與統治的機器。……我們現在要講民治，就是要將人民

置於機器之上。……機器是什麼？憲法就是機器。」（見五權憲法）這些機器，無論大小，都是維持秩序，伸張公理的工具。沒有這些機器，國家社會便無秩序和公理。秩序和公理乃是文明的國家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所以為法律而爭乃是為文明之爭。（見黨爭乃流血之爭）不但如此，總理還覺得法律——尤其是憲法（如從前的約法等）——乃是國民的公意之所在。（見中國革命史，二次革命後對國民宣言，及國家建設自序。）革命的首要是在取得「人民的心力」以為基礎。（見國民黨過去之失敗與今後之成功）違背公意，便不能取得「人民的心力。」法律既是公意之所在，那末必定要尊重法律，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才可以達到革命成功之目的。所以他將從前北方政府的違憲行為如解散國會等看得很嚴重，覺得應該不惜重大的犧牲，與師討伐，為維護國法伸張正義而奮鬥。

二、一切制度依時代及地方的需要 (the needs of the time and place) 為轉移。革命的原因就是人民覺得固有的制度不合乎某個時代或地方的需要而必須改進

。革命的目的就是想根據這種時代或地方的需要而改進固有的制度。國民黨是具有革命精神的，所以總理所提倡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無一不以適應現在中國的需要為主旨。總理關於司法制度雖沒有直接的表示，可是關於一般的政治及社會制度，曾一再說明有隨時代地方變遷的必要。我們不難由此推知他對於司法制度的態度。關於制度應隨時代的需要而轉移一點，我們可細細地體察他左列的幾段話：

『當美國革命脫離英國之後，創立一種三權憲法。它那條文非常嚴密，即世人所稱之成文憲法。其後各國亦很效法它，訂定一種成文憲法，以作立國的根本法。兄弟亦嘗研究美國憲法。而在美國的人民，自從憲法頒行之後，幾衆口一辭說美國憲法是世界最好的憲法。即英國政治家也說自有世界以來祇有美國底三權憲法是一種好憲法。兄弟曾將美國憲法仔細研究，又從憲法史乘及政治各方面比較觀察。美國三權憲法到底如何呢？研究的結果，覺得它那不完備的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亦不少。自後歐美的學者研究美國憲法所得的感想亦與我同。兄

弟以最高尚的眼光，最崇拜的心理，研究美國的憲法，畢竟美國憲法實有不充分之處。近來世人亦漸漸覺察美國底憲法是不完全的，法律上運用是不滿足的。由此可知：凡是一個東西，在當時一二百年之前以為是好的，過了多少時候或是現在亦覺得不好的』（見五權憲法。）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有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是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君權還要學他。就見君權無論怎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復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為民權不能實行。法國革命經過八十年才能夠成功。美國革命不過八年便大告成功。英國革命經過了二百多年，至今還有皇帝。但是就種種方面來

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見民權主義第一講）

關於制度應隨地方的需要而轉移一點 總理會說過如左的話：

「至於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有不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見民權主義第五講）

從上面這幾段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和總理討論到司法制度，他也一定會告訴我們以時代及地方的需要為轉移點的。所以「依時代及地方的需要而為轉移」這句話，應該是提倡「黨化司法」者所時刻不能忘記的原則。

三、以博大精深的眼光為各種設施。黨化的司法制度既然應該隨時代及地方的需要而轉移，那末要造成黨化司法，非知道如何適應這種需要的方法不可。這種方

法無他，便是以博大精深的眼光為各種設施。所謂博大精深的眼光，至少具有三個條件，即：（一）辨事實，（二）廣考察，（三）順時勢。總理曾經說過：「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見民權主義第一講」這便是指示我們辨事實的言論。總理一生所擬關於革命的計畫和建國的綱要大都是經過廣博的考究和觀察而後完成的。例如五權憲法，據總理說便是他幾十年研究各國政治得失源流的結晶品（見五權憲法）他的見解確有獨到之處。至于那更為偉大的遺教，三民主義，則更是盡考究觀察之能事。這只要看牠的內容便可知道。總理又曾指示大家「識時勢」，「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見軍人精神教育）這便是順時勢之意。總理所昭示大家的這三種精神，雖然是從他對於一般事業之態度而發現的，對於司法當然也適用。

四、不畏艱難，不怕犧牲，不圖急功。總理一生為革命事業犧牲奮鬥的情形誰都知道。他那種「大無畏」和肯犧牲的精神可算是國民黨最光榮的特點。他不但具有「大無畏」和肯犧牲的精神，並且還具有澈底的精神

神。這從他的革命主張，如不和那些滿清餘孽，北洋軍閥輕易妥協，政治須經過軍政訓政而後入於憲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對那些「因循苟安」「敷衍門面」的人很為不滿。他曾說過：

「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滿意足。這些黨員的心理，以為達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業便算了結一樣。……做黨員的精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能毅為主義去犧牲。大家為黨做事，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徹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精神。」（見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

司法若要真正辦到「黨化」的程度，擔任司法職務者當然也不能不具有總理這種精神。所以我們以不畏艱難，不怕犧牲，和不圖急功也是黨化司法的要素。

五、注重專門人才。二十世紀的政治是專家的政治。政治這樣東西已一天一天地專門化起來。不但完全沒有

研究過政治的人不能勝任，就是研究過政治而對於所擔任的那一部分政治，如司法，財政，交通，外交，或實業，沒有研究的人也應付不了。並且就理想講起來，其專門化的程度還不止此。每一部分政治還得再分成好多類，由對於各類有特別研究者分別擔任。現在政府各機關之所以分為司，處，科，課者，其原意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在此。總理對政治應由專家擔任這一點，也曾一再提及。他在五權憲法的講演裏會說：「因為沒有考試的緣故，一班並不懂得政治的人也想去當官，弄得烏煙瘴氣，人民怨恨。前幾天兄弟家裏想找個廚子。我一時想不到去什麼地方去找。就到菜館裏託他們與我代找一個。諸君想想：為什麼不到木匠店託他們代找，要跑到菜館裏去呢？因為菜館是廚子專門的學堂，他那裏必定有好廚子。諸君想想：找一個廚子是很小的事情，尚且要跑到那專門的地方去找，何況國家的大事呢？」他在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那個講演裏又說：「因為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

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此外，總理的「權能分屬」學說也足以證明他很提倡專家政治。因為「能」者「能力」也，「專長」也。政府既是能的機關，在那裏服務的人，當然非有「能力」或「專長」不可。主管司法的機關既然也是一種「能」的機關，牠的公務員當然也應該儘量地專門化。誠如司法院居院長所云：「所謂三權分立之制度，早已由「分權」而變為「分職」，即由權力之對立而變為職務之分配。司法制度在五權憲法之原則下也一樣是分職而不是分權。」（見居院長司法院在國憲上之地位一文，載中華法學雜誌新編第一卷第三號，自第一頁以下。）司法院主管事項的範圍是根據政府機關「分職」的原則而劃定的。若是這樣劃定的事項不由具有「能力」或專長的人去担任，那便和「分職」的意義不合。所以注重專門人才可謂司法黨化的先聲。

六、担任司法職務者了解黨義。總理認為革命的首要在乎以黨的主義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換句話說，就是使全國人民了解黨的主義。（見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

及國民黨員以後要注意宣傳的奮鬥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鬥。）黨化司法是合乎革命主義的司法。若要使牠實現，當然應該從使担任司法職務者了解黨義着手。若是担任司法職務者的心理都因了解黨義而趨于一致，那末大家執行職務時自然會將黨的精神表現出來，他們所辦的司法自然不愧為「黨化司法。」

「黨化司法」的意義既經說明如上，其次便要研究「黨化司法」的價值，那就是「黨化司法有無價值」或「司法應否黨化」的問題。上面已經說過，黨化司法是建立在黨的主義上的司法。那末「黨化司法有無價值」或「司法應否黨化」這個問題無非是「司法應否照黨的主義去辦理」的問題。

概括地講起來，國民黨的主義——即總理及革命先烈的遺教和國民黨的黨綱所包含的主義——無論站在或是離開黨員的立場看，都是合理的；如果能夠切實奉行，都是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良藥。憑良心講，這種主義可謂中國近幾十年來所造成的一個「時代的理想」，大家拿牠來做政治或社會生活的基本精神並不為過。政治或社會生活

是一個整個的東西。牠的組織形式雖然不必盡同，可是牠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應該是一貫的。司法不過是社會或政治生活之一面。牠的外形雖然和社會或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同，可是牠的精神應該是和後者一貫的。根據這個道理，司法當然應該照國民黨的主義去辦理。

再就「黨化司法」的要旨分析地講，上面所舉的六點都可謂完善的司法所不可缺少的。例如：第一點，「法律高于一切」，乃是法治國家的精髓。英美等國之所以有今日，便是因為大家能夠實行這個信條。不但英美如此，就是那些所謂「獨裁政治的國家」，如俄、意、德、土等，對於這個信條也不能不遵從。因為無論何種國家，牠的形式，牠的實際政治重心之所在，或是牠的策略儘管不同，若要生存或發展，決少不了秩序。法律乃是現代國家維持秩序的必要工具，大家當然應該尊重牠。（參看拙著法治的評價，載本刊一卷第三期。）牠的適用範圍也許因為宗教或道德勢力的發展而無需乎過於廣大，可是這並不是說一國可以完全免了牠。在牠存在或應該活動的那個範圍裏面，大家還得絕對尊重牠才行。也許當一個國家要革命時，舊的秩序都被推翻而法律失其效力。可是革命完成之後

，不能不產生一個新的秩序。要維持這個新秩序，仍少不了法律。中國目前當然是一個最需要秩序的國家。誠如總理所說，中國人的毛病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大家的自由太多，弄得像一盤散沙。有許多普通人固然只講一人的自由，而不知公共幸福為何物，就是執政者中也有不少只重自己的自由而不顧大家的利害。（參看五權憲法）總理又將自由比為離心力，秩序比為向心力，可謂確當之至。他認為離心力和向心力應該均衡。向心力太大，固是不好；離心力太大，也有弊病。秩序既是向心力，而向心力又不可缺少，那末維持秩序的工具——法律——當然也不可缺少；大家尊重牠，當然也是應該的。（參看五權憲法）。

第二點，「一切制度依時代及地方的需要為轉移」，可謂辦理司法者的天經地義。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變遷；牠是活的，不是死的；牠的現象是到處不同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牠的需要也隨時代和地方而變遷。司法是一種為適應人類需要而產生的東西，牠的一切制度當然應該以各時代各地方的需要為標準。

第三點，「以博大精深的眼光為各種設施」，是辦理

任何事業所應有的精神，辦理司法當然也不能例外。這一點所包括的三個條件，（一）辨事實，（二）廣考察，（三）順時勢，無一不是辦理司法者所應該注意的。不消說，中國司法在從前之所以辦不好，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沒有顧到這些條件。在實行制度以前，並沒有辨清中外社會的背景及該制度在外國的真相，而居然將牠盲目地抄來。這便是不辨事實。什麼制度最初都只知取法于日本。（這只要看清末法律修訂大臣的奏摺及法律起草理由便可知道。）至於這種制度在別的國家怎樣以及別的國家有無比牠好些的制度，都不去深究。而那些淺見者流，竟還要以「大陸法」派自居，好像他們已經精通了大陸的制度並且大陸的制度是天經地義。這種現象便是沒有廣考察的結果。中國現在所提倡的東西有許多是別的國家試了好久而不要的。而大家偏偏將牠們說得天花亂墜。這便是不知順時勢的明證。所以「黨化司法」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未可輕視。

第四點，「不畏艱難，不怕犧牲，不圖急功」，乃是辦理任何事業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辦理司法者尤不可缺少。因為在中國這種過渡時期，司法者的責任特別重大，而他們的事業也特別難以推行。例如：大家要使「法律高於

一切」這個原則實現，就非有極大的毅力和勇敢不可。近年來法院的職權不能充分行使，就是因為有些應該負責的人沒有毅力和勇敢去為法律而奮鬥。再講各種司法的建設，往往以司法經費困難為理由而不實行。然而論理，司法經費的困難應當由司法當局趕快想法解決才行，似乎不應該聽其長此存在。司法當局似乎應該盡其能力于困難中打出一條路來。可是試問：負責的人在這一方面究竟有過多少的奮鬥？這種情形當然也是沒有毅力和勇敢的結果。此外還有許多事情，如改革法制和訓練法官等，往往只希望馬上辦過便算了事；至于所用方法是否適當，主持的人能否勝任，以及社會究竟有未得着益處，都無暇過問。這不消說是貪圖急功的結果。以上種種現象在真正的「黨化」司法制度之下當然都不會發生。

第五點，「注重專門人才」，可謂完善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因為司法之辦得好與不好全在乎辦理司法的人。辦理司法的人若是好的話，那末司法雖不全好，亦必七不離八。至於一個好的辦理司法者應該具有兩個條件，即：（一）司法事業所需要的美德，如第一點及第三點所講的；（二）司法事業所需要的專門學識和能力。注重專門

人才」便是注重第二個條件。這個條件在今日的中國尤不可忽視。其理由是：中國現在的司法正需要建設和改革。這種建設和改革應該顧到時代及地方的需要。要使建設和改革合乎時代及地方的需要，便應該以博大精深的眼光為各種設施。要希望辦理司法者具有博大精深的目光，非重用專門人才，即專家，不可。現在有許多辦理司法的人，不能說沒有建設和改革司法的熱忱。可是因為他們不知重用專家，他們的熱忱簡直等於零。這正和徒有造一座好房屋的熱忱而不肯去請教建築工程的專家一樣。目前有許多問題，如陪審制度的採用，檢察制度的變更，巡迴法院的推行，訴訟程序的革新，司法行政效率的提高，司法官的訓練，監獄人才及司法警察的培養，律師制度的改進等，在西洋先進國家都由專家盡畢生之精力加以研究。國家對於這樣的專家往往儘量羅致。所以每有設施，輒能中肯。可是在中國則不然。對於這些問題有研究的專家本來就不多，而有些負責的人對於專家的用處又不大明瞭，於是每一個問題發生，便有許多一知半解的人瞎表示意見，弄得「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記得民國二十四年舉行全國司法會議時，曾有一個律師法起草委員會提出。那個提案會對

於各國關於律師的規定作比較的說明，但是牠關於美國的說明僅根據羅西亞那(Louisiana)一州的法律，好像那一州的法制是美國法制的代表一樣。殊不知羅西亞那原是法國的殖民地，到了一八零三年才由法國賣給美國。那裏的法制帶有很濃厚的法國色彩。美國的學者常拿牠們當大陸法在美國的模型看待。其和美國其他各州的法制相差很遠，不言可喻。所以我們可以拿美國任何州的法制做美國法制的代表，但是絕對不應該拿羅西亞那的法制做牠的代表。然而那個提案竟將羅西亞那的法制當做美國法制的代表，若給美國人知道，可真不知要對我們中國的司法界作何感想。由此可見得中國的司法界的確需要專家。「黨化司法」能夠「注重專門人才」，實在是糾正時弊的一劑良藥。至於第六點，「担任司法職務者了解黨義」，在有些人看來，也許以為不好。不過著者以為這實在無可非議。國民黨的主義若能切實地推行起來，真不失為今日中國的良藥。不但一般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制度應該儘量地以牠為基礎，就是法律和司法也不應該和牠反背。我國法學巨子吳經熊氏曾著新民法和民族主義及三民主義和法律（見上海法學編譯社出版之法律哲學研究一書）二文，討論三民主義

主義對於法律的貢獻。吳先生認為：三民主義不僅適合中國民族的特性，固有的人生哲學，及時代的需要，並且還和泰西各國最近的法律思想與趨勢相吻合。這便是國民黨的主義對於一般法律貢獻偉大的一個明證。至於國民黨的主義在司法上的價值，前面已經說過，那更不容懷疑。可是一切法律的實施及運用和一切司法制度的建設及推行都離不開「人」。我們縱然有充滿了國民黨主義的法律，倘若沒有了解國民黨主義的人去實施運用牠，牠竟會失去效力。我們儘管想建設及推行一個合乎國民黨主義的司法制度，但是如果沒有了解國民黨主義的人去建設推行牠，牠便是個永遠不能實現的理想。担任司法職務的人，一方面是實施及運用法律者（如法院之推檢），一方面又是建設及推行司法制度者（如担任司法行政工作者）。他們如果不了解國民黨的主義，那末根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總理與革命先烈的遺教等而制定的一般法律，固然不免失却實際的效力，而「黨化司法」尤其會變成一個純粹的幻想。記得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有一點是：「女子應有財產繼承權。」所謂「女子」本沒有什麼限制，無論已嫁及未嫁者都包括在內。誰料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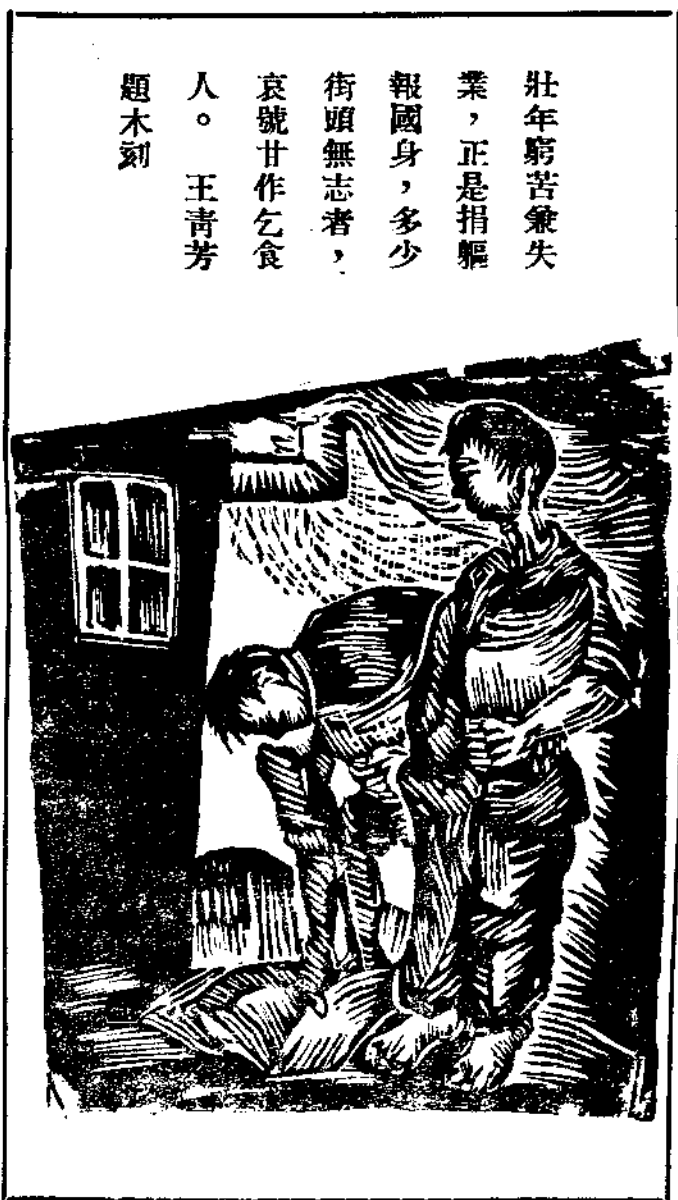
府奠都南京之初，那些最高法院的推事們中有好多是充滿着重男輕女的舊思想的。他們對於國民黨男女平等的主義簡直沒有了解。他們竟將「女子」二字解為「未出嫁之女子。」換句話說，他們只承認未出嫁的女子有財產繼承權；已出嫁之女子，除贅婚者外，不得享受這種權利。（這不過述其大概，至於詳細情形，因限於篇幅，茲不贅言。）因此「女子應有財產繼承權」這個原則，雖經黨政最高機關通令全國各法院遵照適用，結果還是不能徹底推行。無怪乎司法院成立以後趕快要擬訂什麼已嫁女子追溯繼承財產施行細則呈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以便糾正最高法院的錯誤解釋。再看近幾年來，提倡「黨化司法」者大有人在。可是法治的精神還沒有能夠樹立。這種現象的發生，固與一般有勢力地位者之蔑視法律不無因果關係；但是担任司法職務者之缺乏奮鬥的精神而甘願「因人廢法」以苟安於一時，實其主因之所在。倘若負責當局能夠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做法院的後盾，而同時那些法官們又能視法律高於一切，不迎合他人的意思，我們深信司法界的局面決不至這樣黯淡。上面這兩個例很可以證明：担任司法職務者之能了解黨義，為法律與司法真正黨化之先決條件。易言

之，担任司法職務者，爲使司法黨化，固然應該了解黨義，而爲使司法制度能發揮黨化法律的精神，也不可不了解黨義。

根據以上這一番討論，「黨化司法」不但不是個壞東西，並且還是我們理想的鵠的。今日中國的司法，不怕黨

化，而唯恐其不黨化，或黨化不徹底。現在社會上雖有許多提倡「黨化司法」者，但是其中有些人所主張或實行的未必是真正的「黨化司法」。我們決不應該因爲這種冒牌的「黨化司法」而誤解那真正地「黨化司法」的價值。我們今後的努力應該是儘量地發揮「黨化司法」的真精神。

壯年窮苦兼失業，正是捐軀報國身，多少街頭無志者，哀號甘作乞食人。 王青芳
題木刻





美國總統府中現時的幾個人物

余協中

論到美國總統府中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要首推羅斯福總統本身，（註一）他原爲一貴族子弟，生於一八八二年——一九〇四年，他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又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法科，旋即執行律師業，（一九〇七）不久就開始政治上的活動，一九一〇年任紐約州的上院議員，他自始就和民黨操縱的紐約市的機關 Tammany 爲敵。他自從任議員後，在紐約首城阿伯尼 Albany 的聲望即與日俱增。

他向來崇拜威爾遜總統之人，一九一二年威爾遜氏當選，頗得力於他的奔走，一九一三年威爾遜氏任命他作海軍部次長，他就辭了紐約州上院議員之職。海軍次長新職極合羅斯福氏的學問與能力。他所藏關於海軍之書籍其豐富爲世界所不可多覩，他向來主張設立一有準備而且具有實力的海軍艦隊。在這一點上，他與老羅斯福似是不期而

同（老羅斯福亦任過海軍次長）。在美國未加入世界大戰以前，他對於國防計劃問題，已經有了充分的調查，在戰事發生，海軍部方面就已有充分的準備。他處事極有果斷，曾預擬過緊急預算，並且敢在國會投票未通過以前，就命令動用大批款項。遇必要時他敢拋棄一切辦事的細則。在大戰時，他是一個好勇鬥很的軍人，致其全力於食圖戰爭的勝利，一九一八年七月他曾親赴歐洲與協約領袖討論合作問題。他也曾參與退凡爾賽和平會議，在這次和平會議中，他對於威爾遜總統之欽仰，益爲增加。同時他也相信國際聯盟是國際和平的基礎。

一九二〇年美國大選，他已經被推作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但次年的冬天他忽然得了風寒的症，兩腿不能移步，到處求名醫醫治，也沒有顯著的成效。可是他並不因

此灰心，一方面利用溫泉醫治腿疾，一方面對於政治仍是繼續活動，經過數年的調養後，他竟能扶杖而行，並且能騎馬與駕車。他的腿疾直到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愈，當時他還不願意就跳入政治的漩渦；但是這一年紐約州長史密司 Alfred Smith 因為競選總統，州長一缺，找不出適當的候選人，就勉強要他擔任，自是他就成了民主黨中衆人注目的領袖。

羅斯福在思想方面可以說是一位傑佛遜派的民主黨人。他對於一般平民，不僅有良好的信心，並且深願增進他們的幸福，吾人只能稱他是進步派，不應當勉強說他是激烈份子。因為毅力過人和勇於任事的緣故，他敢作他人所不敢作的事，他就職以後，減少退伍軍人的恩餉，緊縮政費，與平衡預算諸端，都是一般人所顧忌的事，他獨毅然主持之。（註二）替國家謀利益而不顧私人的困難，這種處事的精神，實值得人們的欽佩。

他的人格確實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他的天性純良，態度和藹，看見他的人多半愛他。他的手腕頗為靈活，各種意見不同的人，一經與他周旋，就能和他變成一致（註三）。他所以能有此種力量，實因為他的和悅的性格，愉樂的

音容，及談諧的辭令，頗能得到人們的同情。他的家庭與其親信常笑談找他時要知他在什麼地方，最好是靜候發出的笑聲（註四）。

他雖然以和藹得到人們的同情，但他本身却不是一個真易於對付的人。他的內心和他所表現的常不相同。一般與他晤談的人均覺得已經得到總統的同情，結果他們常常發現他們是受騙了。因此又反怨總統為不可靠（註五）。他對於一切問題，實是自作主張，政府各部名雖由各部長官負責，但關於政策方面，稍重要的，各部長官非得彼の許可，不得自行決定（註六）。向來美國總統權力之大，沒有超過現在的，這雖然是由於非常時勢有以造成，但這與他的性格也不無重大的關係也。

關於外交政策，羅斯福在他的第一次大選競爭的演說中不甚注重，所以很少提到（註七）。在他當選以後，新聞記者中就有人跑到他在紐約的寓所，問他對於前任的遠東政策是否將有所變更，他當時就向記者借了鉛筆一枝，寫了下面這樣一個答覆：

關於任何特殊外交形勢的申述，這必須由美國的國務卿去發表，但吾很願明的確說，美國的外交政策，

必須是維持國際條約的尊嚴；國際間的關係必須以此爲基石（註八）。

史汀生在和羅斯福總統晤談外交政策後，曾再向各國申述美國對於滿洲的政策是不變更的（註九）。這種聲明吾人不能不承認牠多少是代表羅斯福總統所發表的意見。羅斯福之對於日本，他的意見究竟如何，到現在尚無顯明的表示，不過他在過去曾發表過有利於日本的言論（註十），但現在的時勢已經和從前不同，吾人恐怕難再聽他的親日的論調了。

羅斯福氏剛剛就任，就見全國銀行倒閉，國家經濟的衰落至於極點，他不得不以全力應付國內的困難，並計劃新政的設施，表面上似未顧到外交問題，但是他對於遠東糾紛，並沒有淡然忘之也。一九三三年夏他曾邀請各國代表到華盛頓談話，爲行將在倫敦開幕的世界經濟會議作一準備。在他與英代表麥唐諾，法代表里赫歐晤談以後，就召見當時在美國的一位美國旅華的聞人有所諮詢，據聞他對於中國有良好的表示。（註十一）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他曾發出一個致五十四國的照會，主張共同締結一個互不侵犯條約，共同允諾減縮軍備

，在這個軍備縮減的程序中，無論何國不得派遣軍隊侵入他國的國境（註十二），這個照會發出的時候，正當日內瓦軍縮會議將開幕，及日本軍隊侵入熱河的時期，因此一般人觀察都認爲關於軍縮部份係在給德國一個暗示，關於派遣軍隊入他國國境部份是在給日本一個警告（註十三）。吾人由此可知羅斯福對遠東問題的態度至少也與他前任所採取的不相衝突，不過是沒有積極的表示罷了。二十年來他對於遠東問題所以持比較的沈默的態度，並不僅因爲國內的經濟問題過於嚴重，無力及此，實亦因國際關係過於複雜，不容美國單獨有所主張（註十四）。

此外白宮中與總統日有接觸，而且對於總統的措置有相當影響的人，當然要算總統的夫人和他的幾位機要秘書，現在我把他們分述在下面：

總統的夫人與總統爲同族，當然是名家的閨秀，她未曾受過正式的高深的教育，但却富於隨機應變的才能。她頗熱心公益，曾參加過不少的社會事業。關於社會酬應方面，她實爲總統的一個很大的助手（註十五）。她這類的性格與能力原是美國總統的夫人所常有，不值得吾人的重視，吾人只是要注意她的重要思想，和她對於總統發言的力量

如何。

夫人在羅斯福廚房內閣中實有相當的重要(註十六)，第一次羅斯福被推為紐約州長的時候，他本人的健康尚未恢復，正待修養，夫人此時在政治上極為活動，以分其夫之勞。羅斯福病好了以後，雖然恢復了自主，夫人因為久經世事，還是常本着她的經驗所得，貢獻意見，但却不勉強她的丈夫聽從她的意見。她能在總統的面前自由的發表意見，且頗為有力，至於她對於她丈夫的職責，却向以不干涉著稱；但是若詢及她的意見時，她也不惜竭誠相告。夫人在政治上的思想如何，報章披露的甚少。關於外交方面，她在招待新聞記者的會議席上也略有表示：她的意見是贊成國際諒解而反對孤立(註十七)。夫人此種意見與總統所表示的，亦無異致。

羅氏的左右和他相處很久，信任最深的，當然要算他的機要秘書何魯易麥克亨利 Howe. Louis McHenry 氏(註十八)。他生於一八七一年，自一八八八年起到一九一五年止，他服務於紐約捷報 New York Herald，一九一五起他就隨現總統羅斯福任職於海軍部(時羅氏為海軍次長彼即為次長之秘書)，一九二〇年以後，就任羅氏私人的秘書。

他與總統的關係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彼此間的友誼極深。一九二〇年羅斯福競選副總統的時候，他就作羅氏的私人代表，總括的說一句，他在政治方面，為羅氏奔走不遺餘力，當羅氏患瘋癱症尚未治愈的時候，何氏就已經替他籌劃如何奪取總統一席(註十九)。後來羅氏之所以被推作總統候選人而且結果還能當選。當以何氏與法萊 James Farley 的功勞為最多(註二十)。

他的性格並沒有令人起敬的地方，羅斯福的左右有許多人和他都相處不洽，其中亦有一二人在競爭大選的時候和他發生過衝突，曾向總統表示不滿意於何氏的態度，但羅氏並不因此而責備何氏(註廿一)。他和羅斯福的關係也和郝斯上校 E. M. House 與威爾遜的關係一樣；威爾遜組閣時事先對於將被選入閣者的性格，事蹟與行為，都由郝斯負責調查的責任，後來威爾遜任命的人，大部份都是根據郝斯的意見。羅斯福的組閣，關於人選的問題，負責調查責任的人，就是何氏(註廿二)，他的報告，也是羅斯福總統選擇的根據。概言之，現政府中居重要位置的人，很少沒有經過何氏的考核，他對某人如堅決反對，某人即少有應選之望(註廿三)，他不僅對於重要人員的選擇參加意見，就

是普通屬於中央任命的官吏，他也幫同交通部長法萊（Mrs Farley 負責處理（註廿四）。

何氏是一個軍師性質的顧問，總統的政策，雖經過他的參加，他本人却很少發表過意見。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他在答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學生發問時，也稍發表過現政府政策的趨勢，關於今後政府與工商業的關係如何，他答稱據他的推測，新政府下工商業中的政治的關係減少，政府中工商業的關係也減少，換一句話說，就是政府決定少干與工商業，同時也不許工商來支配政府（威爾遜的政策係先後一貫）。關於將來政治思想的趨勢如何，他却答稱此次大選的結果，就是自由與保守兩派最後的分野，新政府必走入真正自由的道路（註廿五）。至於外交尤其是關於遠東問題，我還沒有發現何氏有任何意見的發表。

此外羅斯福總統尚有兩位機要秘書，也是我們所應當知道的，這兩位一個是若里斯蒂芬（Stephen P. Early）一個是麥肯提馬文（Marvin McIntyre 他們兩個人在一九二〇年的選舉中，已經就替羅氏效力，自是以後就成了羅氏的至交（註廿六），現在白宮中為總統負對外交際責任的，就是他們兩位，若里斯蒂芬專司接見新聞記者，麥肯提馬文

則司招待來賓，凡欲晉謁總統的人，必先經麥氏的允諾，排定時間後始可晤面，由此足見總統與他們二人的關係也甚為親切，故常以 Steve 與 Mac 等綽號呼他們。他二人雖僅位居機要秘書的職務，但頗得總統的重視與贊譽，且有時能與何魯易莫里等並駕齊驅（註廿七），他們對於總統的大政方針有時要參加若干意見。

註一：關於羅斯福之簡略傳記及一般性格可參看 Fuess, C. M.

"Roosevelt: Democratic Hope," Current History,

Aug. 1932.

註二："Presidents Roosevelt's Programme for Recovery,"

Round Table, June, 1933.

註三："The President Elect" Round Table, Dec. 1932.

註四：Lindley, Ernest K., The Roosevelt Revolution,

Chap VIII PP. 239-240.

註五：Villard, O. G., "Mr. Roosevelt and His Task" Manch

ester Guardian weekly, March 10, 1933.

註六：Lindley, op. cit. Pp. 241-242.

註七：Beard, C. A. The Ideal of National Interest. P. 528.

註八：New York Times, P. 11, Jan. 18, 1933.

註九：同上

註十：華盛頓會議時總統羅斯福曾主張日美合作，加州排日風潮發生，氏亦力為反響，且認為日美在太平洋上有攜手之必要，（見一九三五年二月份世界知識清澤洲著米爾之觀日家與排日家）

註十一：據羅斯福曾欲聯合英法解決遠東問題。並把這個意思分別商諸英代表麥唐諾與法代表赫里歐，但彼等均以困難為辭致無結果。

註十二：該照會發出之時，正當日軍侵入熱河，日內瓦將開軍縮會議，倫敦海關世界經濟會議之時見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33. P. 1.

註十三：New York Times, May 17, 1933, P. 2.

註十四：他與美國在遠東某間人有次談話顯已表示關於處理遠東糾紛，彼迄未能獲得英法之合作。

註十五：Lindley, op. Cit. Pp. 247-249.

註十六：New York Times, Nov. 30, 1933, Sept. 8. P. 2.

註十七：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33, P. 4.

註十八：何魯易麥克亨利之簡單傳記可參閱 W. I. O's who in Amer-

ica Vol. 18, P. 1113.

註十九：New York Times, Nov 6 20, 1933. Sect. 8. P. 2.

註二十：The New Republic, Jan. 4, 1933, P. 214.

註二十一：同上

註二十二：New York Times, Feb. 19, 1933, Sect. 6, P. 1.

註二十三：Lindley, op. Cit. Pp. 256-267.

註二十四：New York Times, Dec. 13, 1933, P. 1.

註二十五：柯氏在哥倫比亞大學之演說徒為表面文章，其所預言之政府與工商關係與實際情形已不相符。羅斯福之統制政策並非政府干涉工商業之鐵證耶。見 New York Times, Jan. 18, 1933. P. 21.

註二十六：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33. Sect. 8, P. 3.

註二十七：總統於其所著之 On Our Way 一書中曾謂「吾等而有何魯易麥克提馬文若利與其里諾若公助予處理各種要公無分權」見 Roosevelt, P. D. On our Way. New York, 1934, P. 252.



我們應該跳出一個不當再繞的老圈子

張弘伯

繞圈是羸驢轉磨的事，不是聰明的人類所應當做的事，尤其不是我們自命為神明華貴所應當做的事。但說起來很慚愧，這件頗不應當做的事，我們却迷迷胡胡地已經做了幾千年了。如今略一回顧神州的歷史，便可證實我們整個的民族，真似在那太極圈裏團團轉，轉到如今焦頭爛額，力竭神疲，然而自己還莫明其妙，還沒有澈底的覺悟。這不算是一樁頂奇怪的現象嗎？如果我們還有點聰明，現在亟應想法跳出了，不可再仍舊貫或聽其自然了。以下先說明什麼是這個老圈子，次略追溯因緣，然後試提幾個解決的方法以與國人商討。

李四光先生曾留心研究戰國後我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結果發現了每隔七八百年，歷史上便有一個治亂的循環。具體的事證如秦至隋共八百二十年為第一個循環，由隋至明初共七百八十年為第二個循環，由明至現今將及六百年，為正在進行的第三個循環。在這三個相續的

循環裏，凡內戰最少的時期，便是隆盛時期；證據如西漢，初唐，北宋，明清的初葉皆是。反之，內戰最多的時期，便是衰敗的時期；證據如漢末，南北朝，唐後的五代，宋後的元和明清兩朝的末葉以至現代皆是。（原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蔡先生六十五壽辰論文集上冊）。

在上述這個研究裏，沒有括及戰國以前，大約是因為「古史辨」尚沒有辨清的緣故。不過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問題與細節無大關係，我們只消根據周代有八百八十餘年的史實，再益以孟子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的歸納名言，似乎也可以在前面所指出那三個循環之先，至少加上一個。這個循環便是由周初至戰國。假如將來更能往上延長，那是益發證明中華民族所繞的圈子，真是老而又老了。

兒時讀三國演義，開頭便見「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當日對於那兩個必字有點懷疑，以為未見得罷，難道是冥冥中註定了不成。嗣與孟子的話相印證，再看看史乘，覺得那個開場白雖是出於稗官者流，也不能視作「姑妄言之」便了。因為中國以前的政治上確明明白白地有那麼一條公律，牠支配中國人，牠鞭笞中國人，牠趕着中國人糊糊塗塗地繞圈子；不但一直繞到現在，並且有加速度的顯然趨勢。

但這類事象並不是由於冥冥中早已註定，乃是由於人謀不臧，自作自受。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舊政治家使我們如是，我們的舊思想家使我們如是，我們的舊風俗習慣也使我們如是。今先從風俗習慣說起：

很早，中國就有以三多壽祝的傳說。在這三多中，比較容易實現的是多男。文王有子百人，千古豔稱；玄宗朝以貴妃之故，詩人乃有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歌詠。這即使是事實，也不過是短時期內的現象而已。如今我們自問：國人喜歡多生男子，其故安在？客觀的解釋，似應從宗法社會和農業社會方面去求。大家知道：幾千年以來，中國盛行的父為家長（Patriarch）的大家庭制度，男孩方可繼承宗祧，方可以使祖宗的禮祀不至斷絕。絕子滅孫，

是一般最怕聽見的事情，也原是用以咒人的語句；反之，瓜瓞綿綿，螽斯衍慶，是對於他人很受歡迎的稱頌，也是一種吉祥的慶祝詞。惟其如是，所以納妾不為非，多妻不足怪，舜可以不告而娶娥皇女英，人們每有「弄璋之喜」，便可以得着若干親朋的恭維：「好福氣」！不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那是多麼可畏的一個罪名，又是多麼好聽的一個藉口！

本來在往日專靠筋肉生產的農業社會中，多子在實際上也有牠的好處。但這好處不過有一定的限度，過則便為災了。因為第一，子多要有地可耕；第二，要多子所耕之地，其報酬可以無限而能與人口的繁殖相適應。無如這兩件事都是不能盡如人意的。故由於前者我們的遊民特別衆，兵匪特別多，漢奸特別廣，馴至國家如蟻蝨滿衲，瘡痍遍體；由於後者我們一般人民所度的生活，幾於盡在合理的水準以下，相形中尚不及別人的大馬。要解釋這個緣由，只消明瞭人口的增加比食物快，再查一查中國平均農場的面積只有三英畝左右，而英美的却是七〇與一四八英畝（參看獨立評論第一五五號吳景超：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便可以略識我國生活程度之低，與若干窮極無聊者至於

爲非作歹，販毒降仇，廉恥掃地，並不是一件偶然的現象了。漢暹錯說得好：「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此中的前兩句認識很清，沒有疑義，惟後一句則尙有問題。因爲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他對於不足的緣由，惜乎只看到一方面；在這一方面，又惜乎只認爲是人民的願與不願，而沒有注意到尙有事實上允不允許的問題。願與不願的問題可以由政府威迫利誘去解決；至於事實上的允不允許，便不是重農抑商的政策所能完全爲力了。如果真能爲力，則此項政策實施的結果，當可以早登斯民於衽席，神州長觀太平矣。何至不久便有「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王莽時，查食貨志上）的慘象？又何至二千年以來，這類事件還一點也不稀罕？唐末明末的痛史，讀之請問誰不怵目驚心？那種亂，那種殺，那種殘酷無人理，恐只有在非洲的森林裏纔可以見其髣髴！

假如我們與西洋一樣，早早采取殖民政策，向外找新地以消納過剩的人口，則內部一般的情境，或許可以好點。無如我們的舊政治家見不及此，自古即以不動遠略相規，致我們所有事實上最嚴重的人口問題，向未有人注意去

解決。國家聽其自然，信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民固於死守祖宗田園廬墓的風習，益以聖人——偉大的思想家——教以「父母在不遠遊」，於是安土重遷，真的做到了「畏死而不遠徙」。結果老是擠在亞東一隅，甚至連內地也不肯去。據翁詠寬先生的估計，中國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口，僅住在百分之十七的地面上。既然如此，你說怎能不人滿爲患？你說怎能不窮？不亂？不幾百年又大殺一回？馬爾薩斯所說積極的節制，如瘟疫，饑饉，戰爭等事，有人以爲倘此時還不急設法制止人口的增進，恐一一都要來光顧中國。其實這些事在我國早已成爲家常便飯，習見不鮮了。那裏還待將來？我們因是敢說：如果再行老莊的自然主義，——這事在後面再講——再仿效曹參的治道貴清靜，再以不做事的政府爲好政府，再繼續忍受不計其數的天災人禍而不想有效的辦法，則不僅所繞的老圈子不能跳出，不久還有更悲慘更難堪的命運在等候我們哩！這是大家所應當嚴重警惕的事件。人有恆言：自然殘酷，天擇無私；亡羊補牢，尙未爲晚。

然事已至此，徒悲既往無益。我們亟應設法補救現在與將來。補救的方法，大體說來，可有下列治標的和治本

的幾種：

(甲)，徙民實邊 此所謂邊，自九一八以還，不幸是指西北了，而且亦只有西北這邊可實了。西北有四個平原——渭河，綏遠，河套，寧夏——和甘肅西部與新疆，其總面積據說有四萬七千方哩，可容移民八九百萬人。我們的政府，無論從內安上着眼，或從外攘的立場上看，都應該趕緊消弭內訌，便利交通，並在西北作大規模的墾殖運動。這個運動的開始應從事於軍屯（參獨立評論二二六號侯封祥：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以期鞏固邊防，增加生產，減少歲出。在此刻以前，我們的民兵太少了，招募兵却實在太多了。其數量為世界列強之冠，致軍費居然常占歲出百分之五六十以上。昔賈長沙所謂一股之大幾如腰，得無非是？以貧弱國家有限的資財，奉半耗在這部份消費而不生產者的身上去了，其他應辦的事業自難以舉。（茲略舉一具體而微的例證以明吾說：四川以丘八太多之故，致「天府之國」要修一條短短的成渝鐵道也鬧了許久，也不能不借外資，並且借了還不能不東拉西湊方可開工。這

件事如此，其他自可想而知）。我們縱觀全國，很痛心地看着自鼎革以來進步的遲緩，當今的若干建設計劃以無款不能執行，直接間接吃了軍費龐大的虧而朝野尚未急謀改善。假如今後設法安插了一百萬左右的軍隊於西北，其良果所及便非同小可。既有了軍隊作開路先鋒，人民得了保護，則內地失業者，無地可耕者，或有業而生活太苦者（例如洋車夫），都可由政府陸續運往。這個辦法於腹地社會是釜底抽薪，消滅亂源；於外來敵患是充實疆圉，免人再得寸進尺，日蹙國百里。

(乙)，改進工農 前條所說的移民數量，就算完全實現，於全體的比例上，還鬆不了多大一口氣。我們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要安定社會的秩序，還應該將鄉建運動與都市的工業運動同時並展，因其相輔相成。我們為國際環境所迫，工業化誠是急需，誠是要着，也誠是從次殖民地掙扎出來的捷徑，但農業的改進也尚有不能忽視者在。緣中華號稱以農立國，然以生產技術幼稚之故，致大約以至少十五倍於美國農民的人數，還遠不及他們每年所得的收成

。糧食入口，久已成爲大宗。以農立國而農產品不能自統，這不僅是恥辱應當雪，漏卮應當塞的問題，還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爲什麼？因爲在將來民族的大決鬥中，我們如仍似平時仰乳於外的嬰兒，一旦斷奶，如何得了！故農業科學化與機械化應該促其早日實現。但要實現這個，必需先籌因此而將排擠出來大量人口的出路。要籌這出路，必需迅速發展工業以吸收早已過於飽和的農村人口。目的要使工農兩方面的產量均能增加，一般的生活均能改善。不改善則馴良者長度人間地獄的生活，狡黠者遂挺而走險。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國家於嚴刑峻法之餘而猶匪患不止，罪惡充溢，斯言當可玩味深省。

(丙)，節制生育 上述二事即使於不久的將來都能做到，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故我們主張節制生育，減少人口，有人說：節制生育是不道德的行爲。我們想：不管教養的能力如何，只顧「粗製濫造」以一條生命莫明其妙地來到世上受幾十年的活罪：無衣食，扎嗎啡，吸鴉片，甚至死於刀斧，斃於槍彈

，那纔真是不道德的行爲。（此外還有幾個反對節制人口的理由，以曾經吳景超先生痛駁了，茲不贅。讀者可參閱獨評第二二五號中國的人口問題，那是一篇認識非常正確的好文章）。我們如與文化較高的國家相較，可慨斯日黃帝子孫的貧窮，黃帝子孫的弱小，黃帝子孫的愚昧，以及神州的多亂，家庭的欠美，社會的污濁，與夫國際地位的低落等等，追根溯源，有不少要歸咎有素以自豪的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上去。蓋在有限的土地與資源以內，人口的量與質勢成反比。我們量多而質不高，這是我們的大缺憾，這是我們笑話百出受人揶揄並且不能與列強並肩而立的基本緣由。法國最近的人口統計爲四一·九〇五、九六八，約當我國十分之一，然而我們的國力與之相衡，却適得其反。現世在國外已無廣大的土地可供吾人殖民了，故我們澈底解決人口問題的良法，惟有自加限制。假如將來我們的人口能自動地有方法地有系統地縮減爲二萬萬左右，只略比美俄二大國稍多一點，那時的中國，那時的中國人，當不至像現在這樣了。幾千年以來所纏的

老圈子，那時或真能跳出了。我們如果不願再見數百年又來一次的大亂大殺和合久必分的舊劇了，在根本上我們應當設法速行運用科學，控制人口，務期其常在合理的生活範圍以內，不至如以前往往無法養，無法教，也無法治。

(丁)改變思想。我國以前政治社會的現象，風俗習慣的由來，均有相當的思想背景。故要改變風習和政治社會，還須先改變思想。否則雖有嘉猷，不但不能實現，還要惹起無謂的風波。語云：「思想爲事實之母」。這是從新思想以產生新進步的過程上看。回顧我們從前的文化，表面上似受儒家的支配，其實却中道家的流毒不淺，尤其是在治人階級內。道家反對代大匠斲，反對禮樂刑政，反對競爭抵抗，反對利用厚生（參莊子天地篇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一段）；主張清靜無爲，主張絕聖棄智，企求無知無欲，希望老死不相往來。他們要取消文化，他們要歸真返樸，他們要信有命定，他們要規規矩矩地聽大自然的安排。結果在國民性方面形成了種種劣習如懶惰，懦弱，蠢陋，短視，自私，觀望，取巧，

儉安，得過且過，想占便宜，不負責任，不求改進……；在對外方面形成了如一盤散沙，不能團結禦侮，沒有忠愛民族的熱忱，也沒有槍口一齊向外的普遍訓練，惡因所扇，致不僅有如今日的狼狽，且早已屢被蠻夷的侵凌與統治。故國恥國難，自古有之，不過於今爲烈而已。我們此後真不可再只知守舊因循沓泄，以坐視國勢的衰頹與文化的停滯了；我們當識振作預防，當知科學智識之可貴，並且應當相信人定可以勝天。社會和自然一樣，我們同須加以研究，加以控制。切忌看水流舟，任其飄蕩。可歎此前我們對於待決的人口問題，所得的痛苦經驗已算是夠多了，然而至今還未大澈大悟。好似螳螂拚香，腳爪燒焦了還要去，這真教人不能理解。以上所舉四個方法，前二者是治標的，後二者是治本的。治標可以救急，治本可以清源。要得長治久安，不再落入曩日慘痛的窠臼，只是救急不夠，必須清源乃成。否則即使邊地已實，農工已改，然老問題還是存在，老圈子在將來還要再繞。故必須設法節制生育，減少人口，變更思想，轉移風氣，然後纔真可以開一新紀元，然後纔真能加速趕上歐美，也纔真能有希望做到一個後來居上。



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

孟雲橋

捷三兄命題教我講講牛津，並囑於經世半月刊第一期出版前交卷。今天忽然接到了一月十五日誕生的經世，而我的文章還沒寫，慚愧之至。我現在不預備講牛津的歷史與掌故，因為關於這類的文獻很多，不必我再去拾人牙慧。我要講的是現在牛津學生生活的實景實事，以作未能長住牛津者飯後閱覽之資。

牛津大學爲三十餘學院 (College) 組織而成。其學院的意義與中國的學院不同。中國大概是一個大學分爲若干科，因而設若干學院，爲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等。牛津與劍橋兩大學先有各個獨立的院學，在中世紀大概是修道院一類的東西，亦可說相當於中國舊式的書院，凡經史天文數學皆在這裏邊研究。到了近代才把各學院組織成了大學，冠於各學院之上另設大學辦事機關，如課業處，註冊處，訓育處 (Proctors) 等。大學雖然分科，

並不以學院爲分科的單位，學院只是一個一部分學生和一部先生同處於一所老房子的團體，先生普通教什麼的也有，學生學什麼也可以。學生欲就何科只在大學註冊處註明，而同時通知各該學院的主管者而已。

學院由 fellows, scholars, commoners 組織而成，fellows 是先生，scholars 和 commoners 是學生，唯前者爲學院裏給錢的學生，後者是完全自費而已。普通每一個學院的 fellows 皆各教不同的功課，fellows 數目的多少以各學院的歷史及經費而定。每學院皆有產業，如地皮，房產，及投資的股票等，其產業的來源大概靠捐助和遺贈。fellows 會議爲學院行政之最高機關。每學院有院長一人，院長之名稱繁多，有名 master 者，有名 warden 者，有名 provost, principle, rector …… 者。學院中之 fellows 有兼作訓育 (dean) 教務 (Senior

tutor)，禮拜主任 (Chaplain)，及圖書館主任者。

學生入學之後，即由學院按其課程指定導師，導師最好是本學院的 Fellow，若本學院無此科之導師，或某科的學生太多，本學院之導師不能全教時，亦可由其他學院之導師教之。導師制度為牛津及劍橋兩大學之特點，其性質與工作情形，甚似中國之舊式書院。每學期開學之初，導師即招集他自己的學生，告訴此科之最重要書籍及其讀法。然後將學生分為二人一組（亦有一人獨上導師班者），給每學生命一個題目並指定參考書，教他們回家去讀書作論文，普通每學生每星期作一篇，到導師的房子裏去讀給導師聽，讀畢之後討論，然後再命下星期之題目及參考書等，如此進行。其二人一組者，每星期可上導師班兩次，第一次某甲讀論文，然後甲乙二人與導師討論；第二次由某乙讀，然後大家討論。若高年級學生每學期須學數種科目者，亦可同時有二位或三位導師，有每星期一次導師班者，有間一星期者。關於導師班的特色，有句著名的笑話：有人問導師如何教他的學生呢？答：「他們對着你吸煙」 (They smoke at you.)。這很可以作導師班的特徵，因為學生讀論文，導師無事作，他大概就吸着煙斗聽，想

如何把學生攻擊得體無完膚！

牛津大學的學期甚短，每學年三學期，每學期八個星期。開學的時候讀教科書兼參考其他書籍，至放假時導師即指定某科之名著令學生去澈頭澈尾地讀，上課之初即舉行學生已經上過導師班的科目的考試，名曰 collection，此為學院的考勤，與大學無關。大學所要求的考試，只有入學試驗，中間的試驗 (honour or pass moderations) 以及畢業考試而已。collection 還有一個意思，即於每學期放假時，學院中職教員都在學院的禮堂（亦即飯廳，名曰 Hall）輪流叫學生而加以批評，如其成績如何，品行如何，社交如何，以及下學期應當矯正或勉勵的地方等。

牛津及劍橋二大學的特色即在於他們的學院生活，(College life)，每一個學院的先生學生共處一堂，很像一個家庭，更像中國的舊式書院。fellows 的薪水不多，平常大概每年二三百磅，給學生作導師另外有錢，大概每教導一個學生，導師每學期可得六磅。fellows 必須在學院裏讀書，並且必有幾位 fellows 不結婚而宿於學院的，院長當然都宿於學院（連家眷）。fellows 在學院裏吃飯住

房子都不付錢。這也是 fellows 們在英國所得稅甚重的制度之下討便宜的地方。若把房飯算在薪水裏而另外付房飯等費，薪水雖然較多，然而必須按比例納所得稅，學院及 fellows 皆受其害。普通說起來，先生和學生晚飯必須在一起吃，先生或學生若有事當然可以不到，可是不到的次數也不能太多。各學院皆有圖書館，運動場，社交及閱報室等。先生與學生，及學生與學生之間，常常互相請吃茶，吃飯，這是社交及交換知識的最重的方法之一。平常午後至吃茶前（下午二至四點半）學生皆無讀書者，這是運動和散步的時間，運動一方面是強健身體，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的重要機會。各項運動皆有俱樂部（Club），每學期舉隊長，文書等，這也是練習學生的社會性以及領袖的機會。春季開學以後，各學院皆組織划船隊，每日下午在 Isis 河上練習，（按 Isis 河即泰晤士河之上流），至夏季學期的中間即舉行各學院的賽船一星期，名曰 Eights week。這是一學年各學院最興奮的一個星期，每日下午男女學生及一般好玩的市民皆齊集河上觀賽。最後戰勝之學院皆舉行 Bump dinner 慶祝，學生自由狂飲狂歡，一切越規的行動學院皆不干涉。普通席上皆亂嚷狂呼，任意破壞，酒

杯盤碟無幸全者。飯後皆齊集院中狂歡，鳴鞭砲，放大火（桌椅器具亂燒），甚或破壞建築，打碎浴盆，撒毀電燈。徹夜叫囂，學院亦不之禁。明日醒來之後，焦頭爛額者有之，臂腫腿跛者有之，看來終是有趣。學校當即找人估價，學生之一切破壞，皆由學生參加慶祝者分擔。作者有一年曾爲此一餐而攤英金三磅（合國幣五十餘元），損失亦可觀矣！

暑假放假後，牛津與劍橋兩大學各選其划船之健將至倫敦之泰晤士河比賽。倫敦各處皆有廣告，各報紙皆載賽船（Boat race）之消息及預測，及時至泰晤士河之途中各處皆有賣彩球者，凡傾向於牛津者買牛津的顏色，傾向於劍橋者買劍橋的顏色。泰晤士河兩岸數英里之長皆山人海，最便於參觀之處賣座，其價甚昂。吾意此乃古時崇拜貴族的遺跡，賽船之本身實無多少了不得也。

牛津之夏季風物最美，Isis 河以外尚有 Charwell 河，二者皆泰晤士河之上流。Isis 河上之划船者，類皆各學院之划船隊，專爲賽船而練習者。Charwell 爲男女學生自由划船，撐船之處，每日午飯後 Charwell 河上之游船擁擠，首尾相接。有停舟於樹陰花下以讀書或密談者，有

攜樂器與留聲機在中流弄奏者，紅紅綠綠，真如人間天堂！

現在我再講大學的作用，及大學的各種學會及俱樂部等。大學設各科之教授及講師等，類由各學院之 Fellows 任之。大學校長 (Vice Chancellor) 由各學院之院長輪流，唯比較近代成立的學院之院長不得選為校長。大學於每學期皆設各科之公開講演，凡大學學生可以自由聽講。普通於開學時，導師即指導他的學生聽某某人的講演，若學生不去，或中途廢棄，導師及學院均不得而知，這是學生的完全自由。通常開學之初的一二次講演均有人滿之患，一兩星期後則所聽之學生無多，至學期將終有許多簡直即沒有聽衆者。大學對學生的主要工作即在考試，入學試驗，中間試驗，及畢業考試。大學有訓育員 (Pretors)，督察學生之行為，學生有越規行動，按其輕重而罰錢，其最重者則停學 (Sent down) 一學期或一年等。訓育員之最大功用在於夜間巡邏，學生晚九時以後不得與女子同行，凡在校學生不得至酒館飲酒，不得在公共跳舞處跳舞等。每夜有二訓育員，各帶 Bull dogs (即訓育警察之類，必須善跑，以便追捉學生)，各處巡邏。各學院晚九時即鎖門，學生非經 Dean 的允許不得外出，若學生晚間有事，必須於九時前即出校，歸家太晚不過罰幾個辨士而已。各學院每晨八點鐘點名，其早晨不起者，晚上即不得出門 (一

星期等)，名曰 Gate 亦懲罰之一也。

牛津大學院之學生 (包括一切學院) 有許多學會，俱樂部等。一切學生皆各就其性質相近及趣味之所在而加入各學會及俱樂部等。作政治活動者，最大的是牛津的 Union Society，一切設置規則皆仿英國的議會，每星期舉行辯論，亦與議會的辯論議案者同，會員各種政治主張者皆有。與英國之政黨相應的，有保守黨會，自由黨俱樂部，勞工黨俱樂部；從前尚有十月俱樂部，為研究共產主義之學會，自近來倡聯合戰線後即與勞工黨俱樂部合併。就以勞工黨俱樂部之會員最多 (每學年的會員均在七八百左右)，也最有聲色。其他如德國學會，法國學會，中國學會……；以及教育學會，英國文學會，哲學會 (Towett Society)……；以及國際和平會，英蘇文化關係會等等。各學會皆對全體大學學生公開，任何人皆可加入。各會必須在大學訓育處 (Pretors) 立案，受訓育處的監督。各會類皆每星期開會一次，邀請名人講演，講畢大家公開討論。大學及導師所授之功課皆遍重於理論及過去的人物。其研究目前之時事，及現在之人物及其主張或供獻者，皆在此種學會中。以作者自己的經驗，其效用之大不亞於講演及導師班。同時亦是學生們找朋友，尋同志之處；其訓練學生之社會性及領袖與組織本領，其功亦不在小。

一九三七年二月於牛津



最近我國對外貿易狀況與展望

祝世康

(一)

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自從歐戰告終以後，因為生產過剩的緣故，國際間的經濟戰爭，愈演愈烈。其結果可怖的經濟恐慌，氾濫於全球，好像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末日。一般經濟學者，處在這危機臨頭的當兒，焦思竭慮地尋求出路。到一九三一年思想敏捷的英國首先想出一個自衛的方法，在九月間停止金本位，施行新貨幣政策，英鎊銀行並停止兌現，俾流動的資本，不致向國外逃避。嗣後各國遂相繼效法，經濟戰爭的陣容，從此集中在貨幣政策一方面。最近更形成集團，以增厚自衛的勢力。(註一)實際上種種設施，無非為着國際貿易的平衡，以免受到外貨的侵略。

就中國的經濟狀況說，因為農村破產，工商凋敝，國際貿易的入超，早已表現出一種嚴重的病態，在入超最多的一九三一年達一、八七百萬之多。財富的汨汨外流，使國民經濟重陷於呻吟掙扎之中。再加上吮吸血液似的美國白銀政策，致國內輸出的白銀，好像江河決口。其結果經濟恐慌的現象日趨險惡。幸宋前財長對於財政金融的措置，具有靈敏的世界目光。在長財部的時候，不特確立了穩固的財政基礎，且對於金融方面，播下改進貨幣的種子，例如採用金廢兩改元等種種設施，均為前年公佈貨幣政策的初步工作。故雖國際間的經濟恐慌如驚濤駭浪，澎湃而來，而我國政府竟能縱容應付，處之泰然。自前年十一月財政部實施教幣政策後，居然將緊急的危機，安然渡過。最近一年來，不特國內的經濟狀況，漸有轉機；即對

外貿易亦有顯著的進步。按國際經濟戰爭，以貿易為重心，故本文將我國最近的貿易狀況作一簡單的探討。

(一)

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額，因為上述世界經濟恐慌的關係本來每年都表現一種萎縮的現象，但在去年却有很明顯的和迅速的進步。這種貿易轉好的趨勢，當然是國內經濟恢復的徵兆，試將江海關所發表的貿易數字一看，很容易使我們明瞭的。在去年一年全國的輸入總額為九四一、五四四、七三八元，比較前年的九一九、二一一、三二二元，

增加了二二、三三三、四一六元。至於輸出的總額則為七〇五、七四一、四〇三元，比較前年的五七五、八〇九、〇六〇元，增加了一二九、九三二、三四三元。總計去年的入超雖然仍有二三五、八〇三、三三五元，但比較前年的三四三、四〇二、二六二元，則已減少了一〇七、五九八、九二七元。如與一九三二年入超最多的年份比較，竟減少六三一、三八七、六二九元之多，這不是顯著的進步麼？茲將去年一年中每月的貿易狀況與前年比較如左：

註二)

全國輸出輸入統計

月	輸入		輸出		入超	
	一九三六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五
一	九〇,五〇〇,三九六	九〇,〇三三,四〇〇	七〇,六六九,二五九	五五,三二八,八〇八	〇九,七八〇,九三三	三三,七三三,四三三
二	四三,三三九,五三三	四三,六五三,五八八	四六,二二八,六三二	四二,一三三,一三〇	一六,八〇六,六二二	三三,一〇七,四〇〇
三	九七,一七六,三六九	九七,二四五,五五九	四九,二八六,二九九	五九,〇四六,六六三	三〇,九六〇,〇七〇	二九,〇七五,九一五
四	八六,八七九,四九六	一〇三,七九六,四七七	五〇,八四八,五三三	四二,五九九,五七七	四四,〇三〇,九一六	三三,三三六,零〇〇
五	八五,〇八八,五八八	九六,二三三,八四一	五三,二四一,六三三	四四,七六一,九九五	四四,四六六,九四六	三三,三三九,八四六
六	八三,七四七,九三三	九二,五三六,六〇二	四九,〇〇六,六七七	四二,三三九,二四六	三三,三三九,三〇六	三〇,二九七,零五五
七	七三,九三五,〇六六	六四,五七六,五七六	五〇,四二二,三三六	四四,九五六,五七七	一四,四四八,八五〇	一八,四七七,四〇九
八	七〇,四四四,八二六	五九,一七六,四四四	五三,三三三,九九三	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四,〇一一,二二二	一〇,八四四,一〇六

最近我國對外貿易現狀與展望

月份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百分比
九月	八〇,五七九	五五,八〇〇	五九,三六六
十月	八八,七六〇	六二,七五七	五九,一七〇
十一月	八二,〇六二	五三,八四六	五九,二九六
十二月	九四,二三三	六三,三〇一	六七,一七〇
總計	九四,五三三	六三,三〇一	六七,一七〇

至於去年的對外貿易，如按照國別與前年比較，美國仍居首位，日本次之，惟從德國輸入的貨物，却激增百分之四十六，躍居於第三位，我國的對德輸出，則退居第五位。茲將主要貿易國的變遷情形列表如左：（註三）

主要國與出入統計

國別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百分比
總計	九四,五三三	六三,三〇一	100.00
美國	一八五,五三二	一七五,九三〇	一八.五
日本	一五三,五七七	一三三,五五五	一五.〇
德國	一〇三,三三六	一〇三,三三六	一五.九
英國	一一〇,四九七	九二,三三三	一〇.三
荷領印度	七五,五七	五五,五五五	六.三
總計	七六,七五	五七,三三六	100.00
美國	一八六,三三	一八六,四〇〇	三三.五

因為對外貿易的轉好，國際收支的差額當然也就縮小，故去年一年內從國內流出的黃金白銀亦有減少的趨勢。茲再將黃金白銀的輸出輸入分別列表如左：（註四）

項目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總計	一〇九一,五七五	二八一,四三〇
輸入	一九,〇六四	八五一
輸出	一〇七二,五一一	二〇,〇二六
總計	二〇,二五六	四二六
輸出	一七,九七三	二七六
輸入	二,二八三	二〇,七四四
總計	四,七一一	四八二
輸出	四,五〇四	三三六
輸入	二〇五	七〇
總計	二九九,〇五〇	二四五
輸出	二四九,六二三	二八一
輸入	五〇,四二七	六六

(三)

總計去年我國輸入爲九四一、五四四、七三八元，與前年的九一九、二一一、三二二元比較，計增百分之二七四，這種顯著的進步，可以代表國內的購買力有增加的趨勢，且在一九三五年進口數量最多的爲穀類及其粉，但於去年則此等商品退居於第八位，金屬及礦砂躍居首位。

(註五)茲再就去年輸入主要商品的貨值，詳細列舉，計原地棉布三、三一六、七九〇元，染色棉布六、七九〇、五七四元，印色棉布六七七、四五〇元，雜色棉布一、三〇五、〇二二元，棉花及紗線三九、八三三、四七八元，雜色棉製品二、三八六、七四二元，麻及其製品一七、九八六、七〇四元，毛及其製品二九、三一〇、七一一元，絲(包括人造絲)及其製品九、三七〇、六九九元，金屬及礦砂一〇八、〇五五、四八五元，機械及工具五九、九八〇、六一四元，車輛船舶五二、四八三、六四〇元，雜類金屬及其製品四六、七一二、三二二元，魚介海產品一七、七九三、二二二元，罐頭動物性食品九、三七〇、七〇一元，穀類及其粉四九、二一九、六五三元，果食種子及菜

蔬五、八二一、七八三元，藥材香料八、七二九、八二五元，砂糖二〇、五三四、七六一元，酒及飲料水一、六〇三、一一二元，煙草一七、三八九、三三七元，化學製品及藥劑五一、九三九、八一五元，染料顏料四一、一九三、〇九九元，臘燭肥皂脂肪膠等一〇五、一三二、五七七元，書籍帳簿地圖及木造紙五七、四六七、一五二元，皮革及其他動物製品四、七七八、四九九元，木材二八、九一〇、七六二元，竹藤棕及其製品七、六六二、〇二一元，煤炭火油七、四九九、七三一元，磁器玻璃四、八〇三、六七四元，坭土石料及其製品三、六九七、七〇六元，雜貨一一九、九二七、〇五七元，總計各種輸入商品爲九四一、五四四、七三八元。

至於輸出的主要商品，在一九三五年爲五七五、八〇九、〇六〇元，到了去年增至七〇五、七四一、四〇三元，計增百分之二十二又六。計動物及其製品一〇三、九八五、四三一元，皮革及其製品四〇、五〇一、九二三元，魚介海產品三、一七九、五四一元，豆類八、二七七、六二八元，雜穀及其製品二四、七九二、二二九元，植物性染料一、五一四、七〇一元，鮮果乾菓九、九〇一、六九

六元，藥材香料九、八四五、四五三元，油類九一、三八六、八六六元，種子四〇、八〇四、八二五元，飲料一、一二九、一五二元，砂糖三、九九五元，茶三〇、六六一、七一一元，烟草一〇、一三七、五四〇元，蔬菜類九、四一三、五七七元，植物製品七、一四六、五三六元，竹及其製品二、九三四、五九五元，燃料一三、〇〇二、〇三六元，籐及其製品二〇〇、一三八元，木材及其製品二、〇〇六、五三〇元，紙類五、四九八、三四五元，紡織纖維一一二、九七九、七四〇元，紗線針製品四七、四七五、八七四元，棉布二四、一四八、七九二元，其他紡織品九，四一九、六二一元，礦砂五六、七四二、八〇〇元，玻璃三七二、三二九元，石料四、〇七四、四九〇元，化學製品六、一七五、五二九元，印刷品二、三八九、一四元，雜貨二四、六三八、六七六元，總計各種輸出之商品爲七〇五、七四一、四〇三元。其中以紡織纖維即棉花絲繭等達一萬萬一千二百餘萬元，居出口商品之首位，動物及動物產品爲第二位，油臘類即荳油桐油等爲第三位。(註六)

(四)

由上以觀，去年我國國際貿易爲一九一九年以後，入超最少的一年。國際收支上雖然一時不能平衡，但比較往年的漏卮，却大大的減少。且南洋羣島一帶的華僑匯款，因爲經濟狀況轉佳，亦有增多之趨勢。研究去年國際貿易進步的原因，除法幣政策以外，農產豐收亦有很大的助力。因爲在上半年的時候，對外貿易尙未有絕好的現象，但至下半年因爲國內農村豐收的關係，出口數量大增，據人估計，在揚子流域一帶的產米數量，尤爲近年所罕觀，超過平時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註七)。其他如麥及棉花的產量亦大增，其中棉花一項完全是全國經濟委員會努力的結果。國內的農產既有相當的進步，今後我國的對外貿易自然可抱樂觀，或者可以逐年減少，慢慢地在三五年內達到國際收支平衡的地步。因爲我國根本上是農業的國家，以前數年國際貿易上最大的危機，是農產品的大量進口。今農產品既然有轉機的现象，且政府方面對於糧食的運銷，已經漸漸注意，設法調劑盈虛，例如最近宋子文氏組織的糧食運銷公司(註八)，從產量過剩的區域，集資一千萬元從事運銷，俾缺乏糧食的廣東等省，不致仰給於海外。這種設施對於國際貿易前途，亦有許多裨益。至於去年宋氏首

先提倡的開發瓊島，從事植棉，聞最近南洋華僑已開風贊助（註九）。一旦實現，則棉花的供給，亦不難自給自足。此等消息，對於我國國際貿易的展望，都可使我們抱一種樂觀的態度。因政府方面，既對於這許多經濟建設工作，努力進行，祇須人民通力合作，自然不難達到目的。

倘再從今年一月份的貿易趨勢來觀察，則更使我們相信這種希望並不是憑空推測。因為在今年一月份進口商品的總額為七七、〇二六、八〇二元，去年同月為六〇、九五〇、二九六元。至於輸出方面，出口商品的總額，本年一月份為八二、二〇六、四九九元，去年同月為七〇、六六九、二五八元。是以本年一月的入超為五、一七九、六九七元，（註十）至於去年同月則為九、七一八、九六二元

；這不是又減少了四、五三九、二六五元的入超麼？倘以後每月能夠按照這種入超減少的趨勢，漸漸進步，則今年的對外貿易，自然很有把握的可以抱着樂觀了。

（註一）時事新報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註二）中外經濟情報第五十六號

（註三）同上

（註四）神州日報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註五）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19, 1937

（註六）中外經濟情報第五十六號

（註七）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rch 6, 1937

（註八）新聞報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七日

（註九）同前

（註十）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rch 3, 1937

介紹祝世康先生著「社會保險」
（南京書局出版）「勞工問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三七年蘇聯經濟展望

李孟達

一九三七年是蘇聯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過去四年的總結，證明幾乎所有的經濟部門不僅能完成第二屆五年計劃對於一九三七年所規定的任務，而且在許多方面已經超過了。廣泛開展的斯塔漢諾夫運動，業已促進了蘇聯國民經濟的新高漲。在駕馭新技術與新生產方面已獲得極大的成功。許多重工業與食品工業的部門都已在四年內完成了第二屆五年計劃。

一九三七年將更加提高國民經濟的發展，改善一切經濟部門的生產質量與技術標準。蘇聯政府已向各工業人民委員會提出一九三七年最重要的任務——堅決改善生產品的質量，完全達到政府所規定的標準與技術條件。各企業能否完成計劃，將完全以質量之改善程度為標準。

一九三七年蘇聯全部工業生產總值已定為一，〇三〇

萬萬盧布（依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價格），即比去年增加二〇%，一九三七年的工業生產將超過一九一三年俄國的工業生產十倍，超過一九三二年——第一屆五年計劃最末一年——兩倍半。一九三七年生產工具的生產規定增加一九、五%，消費品的生產規定增加二〇、八%。

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所屬工業生產總值定為四〇〇萬萬盧布，即比去年增加二一%；輕工業人民委員會所屬工業生產總值定為一〇、三一六百萬盧布，即比去年增加二二、六%；食品工業人民委員會所屬工業生產總值定為一一、四三〇百萬盧布，即比去年增加一六、四%；森林工業人民委員會所屬工業生產總值規定增加三、八三六百萬盧布，即比去年增加二五、七%。此外對於一切重要的生產品都已規定了應該執行的任務：

單位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於一九三七年對 於一九三六年 的百分比
電力	十萬瓦特 三三·〇	四〇·五	一二三
煤炭	百萬噸 一二六·二	一五〇·〇	一一九
煤油與瓦斯	百萬噸 二九·二	三四·五	一一八
鋼鐵	百萬噸 一四·五	一六·〇	一一〇
銅	百萬噸 一六·三	二〇·〇	一二三
鐵板	百萬噸 一二·三	一五·五	一二六
運輸汽車	千輛 一三四·〇	一九五·〇	一四五
輕汽車	千輛	二五·〇	
拖曳機	千架 一一一·九	七九·〇	七一
複式收割機	千架 四三·〇	五五·〇	一二八
火車頭	一輛 一二〇·五	一四二·五	一一八
貨車箱	千輛 六八·〇	八六·〇	一二七
客車箱	一輛 七五·〇	一五〇·〇	二〇〇
金屬切斷機	千架 三二·五	四一·〇	一二六
水門汀	千噸 五九一七·七	七四三七·〇	一二六
五金日用品	百萬盧布 二四一〇·〇	三三三一·〇	一三八
棉織品	百萬公尺 三二一九·〇	四〇八四·〇	一二四
麻織品	百萬公尺 三〇〇·〇	三九二·〇	一三一
毛織品	百萬公尺 九七·五	一〇八·〇	一一一

絲織品	百萬公尺	五二·〇	五八·二	一一二
皮鞋	百萬雙	一四〇·〇	一九〇·〇	一三六
縫紉品	百萬盧布	一六七三·〇	一九二八·八	一一五
捕魚	千噸	一六五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〇九
肉	千噸	七六五·〇	八〇〇·〇	一〇五
沙糖	千噸	二一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一二四
動物油	千噸	一八六·六	二二二·〇	一一九
植物油	千噸	四五四·七	四八八·〇	一〇七
糖菓	千噸	八四二·八	一〇七三·六	一二七
木材	百萬立方公尺	三二·七	三八·八	一一八
木器	百萬盧布	八四·四	一二五·〇	一四八
紙	千噸	七六〇·〇	九五五·〇	一二六

一九三七年將集中注意力於改善和增加一切落後工業部門之生產：如煤炭，煤油，蔗與製油工業等。

關於改善工作的質量亦有以下之規定：

勞動生產率之增長， 成本費之降低

(對一九三六年的百分比)

重工業人民委員會	一九·八	四·五
森林工業人民委員會：		
木材之採辦	二八·〇	七·五
木材工廠	二三·五	四·五

經工業人民委員會

一八·三

一·六

食品工業人民委員會

一九·二

〇·六

現在各處工廠已開始生產競賽，大概以上所定工業任務，不僅可以完成，而且可以超過。

一九三七年的鐵道運輸規定每晝夜平均為九五、〇〇〇輛列車，（一九三六年為八六、一〇〇輛列車）貨運重量規定增至五六五百萬噸（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二〇%），客運規定增至一、一四五萬萬人（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一五%）。

至於農業方面，一九三七年將首先增加五穀的生產。一九三七年五穀生下總量規定為六、六一三百萬蒲得。工業原料亦將有很大的增加，棉花規定增至四六百萬蒲得（去子）；糖蘿蔔規定增至二四六〇百萬磅，蔗規定增至八四、五〇〇、〇〇〇磅。

農業生產量之提高，主要的是依賴收穫量之增加。蘇聯在這方面是有相當把握的。

在畜產方面亦將有很大的增加：馬將比去年增加一〇%；牛將增加一三、四%；綿羊與山羊將增加二二、四%；豬將增加二三、二%，根據去年之經驗，這種數字當可

完成而有餘。

一九三七年將組織五〇〇個新的機器拖曳機站。農村在這一年可以獲得六六、〇〇〇架拖曳機，（一、八二九、〇〇〇匹馬力），五五、〇〇〇架複式收割機，與價值四〇〇百萬盧布的耕耘機與播種機。

同時在這一年，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將舉行大規模的建設工作。

一九三七年基本建設投資規定為三二五萬萬盧布（根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的價格），其中工業佔一三五萬萬盧布，農業佔二五萬萬盧布，運輸佔七三萬萬盧布。（鐵道佔五三萬萬盧布）文化生活與宿舍建築佔七八萬萬盧布。

一九三七年開工的新電話的電力將達一、四六九、〇〇〇基羅瓦特，（比一九三六年增加兩倍）；計劃新開十六個新煤礦，年可產煤六、七七〇、〇〇〇噸；將新建五個鎔鐵爐，一〇個馬丁式鍊鋼爐，擴大並新設機器製造廠以及其他工廠。莫斯科第二地道與伏爾加——莫斯科的大運河都將在這一年完工。

國民經濟之迅速發展將大大影響人民大眾的生活。一

九三七年各經濟部門工人與職員的數量將達二六、三二〇、〇〇〇人，各部門工資基金已定為七八〇萬萬盧布，即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九、二%

大衆消費品亦將有極大的增加。一九三七年僅就國營與合作社的零售貿易而言，將增至一三一〇萬萬盧布，即比一九三六年要增加二三%。

一九三七年的文化亦將有顯著之進步。小學與中學的

學生將增至三〇百萬人，並將建築九三〇所新學校。在衛生方面，子母院，醫院，療養所，休養所亦將大加擴充。

上述種種數學都是根據蘇聯政府所公佈的一九三七年國民經濟計劃。根據過去數年之經驗，由此等數學當可略窺蘇聯在這一年中——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經濟發展的全景，只要世界能夠保持相當的和平，這些估計，都會在一九三七年末加以證實的。

蕭一山先生編

近代秘密社會史料七卷

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函示本社可代購）

內容均由英國不列顛博物院所藏之洪門抄本輯出（一）圖像（二）牌亭（三）旗幟（四）腰憑（五）源流（六）誓詞及祝文（七）口白（八）詩句（九）茶陣（十）雜錄卷首並有洪門諸圖及蕭先生之天地會起源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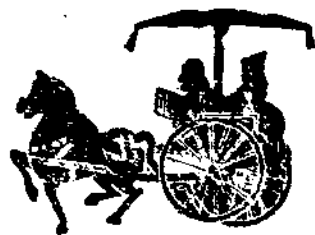
蕭一山先生編

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

全十冊合裝布套一函定價大洋四元五角

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發行

內容包括太平天國頒行書二十二種（一）天父上帝言題皇詔（二）舊遺新遺詔書（三）天條書（四）太平詔書（五）太平禮制（六）太平軍目（七）太平條規（八）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歷（九）辛酉十一年新歷（十）幼學詩（十一）太平救世歌（十二）詔書蓋璽頒行論（十三）天朝田畝制度（十四）天情道理書（十五）御製千字詔（十六）行軍總要（十七）天父詩（十八）醒世文（十九）王馮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二十）欽定士階條例（廿一）幼主詔書（廿二）欽定英傑歸真



公路工程改進之商榷

盧毓駿

改進公路工程方法，當就已成公路，加以檢討，將來公路，從事研究，冀達吾國公路之量的發展與質的改良。謹抒所見，藉資商榷。

一、除軍用線外，工路線應力避與鐵道線并行。近年來各國因公路與鐵路之競爭運輸，而討論許多調整問題。吾國公路，正在發軔，應力避資源開發線之與鐵路線并行。

但國防軍用線，則屬例外。因吾國鐵路，素不發達，且為單軌，易受空襲，歐戰即其明證，開戰不半年，而鐵道已慘遭破壞，軍運因之困難。故軍用公路，似可并行於鐵路線，以為補助線。惟須有規定之相當距離，而并行似屬必要。

二、努力幹線建設。過去公路之建設，多基於特殊

情形，（或因剿匪軍事，或省自為政。）雖經全國經委會之努力，頗著成績。此後更宜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計劃全國公路網，分資源開發線，平時軍備線，戰時軍用線，而趨重於幹線公路之儘先建築。

三、注重土壤學之探討。吾國目前公路，百分之八十為土路。就國家經濟能力與工程經濟原則言，自可適用。因目下運輸，尚未發達，即築較僻路面，不特無此經濟能力，亦不合工程經濟之原則也。但土壤學對於公路極關重要，各國已加重視有許多討論。吾國北部與西北部築路，得石為難，土壤學之探究，自為亟切。應由中央全國公路主管機關，與學術研究機關，或國立大學，合作研究，冀有新得，以為改進公路之張本。

四、特殊地域應注意試驗路之造築。吾國幅員遼闊

，氣象懸殊，各地築路材料之出產，性質，價格，亦至不同。有適於北部之路面造法，而不適於南方之路面造法者，有此地則產量極多，而彼地則極感缺乏者。例如西北遍地黃土，得石每成困難，欲達日後西北築路之進步與經濟，除就地取材外，更應對此易得之材料，加以深切之研究。必也於此區域公路進展之過程中，調查該區域地質，提倡公路地質學（假設名稱）之研究，詳細注意及就地試驗路之建築，以資研究。

五、提倡商營官督築路 吾國鐵路，正不發達，亟待公路之迅速發達，庶於國防於國民經濟，兩有裨補。竊意欲收此速效，亟應提倡一部分公路由商築官督，其路線先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統籌之，指定之，并監督之。

六、養路費之統籌。已成公路，必須養護得法與得人，方不至荒廢。各國辦理公路，均重視養路費之籌劃。國聯專家顧桑氏，視察吾國公路，亦時時批評吾國養路費之缺乏，竊意養路費宜有統籌，較發達路線之盈利，宜以補助未發達之線；或則偏僻路線由鐵道兼營，此亦各國所習用之法也。

七、子線之注意督造。吾國建築公路，為發展國民

經濟，而非社會經濟已有此迫切需要，故舊式運輸之肩挑背負，與夫人力獸力之交通舊具，各地賴以為生者，動以萬計。公路或鐵路一通，若輩不免失業，此不得謂非嚴重問題。竊意如已成公路，應責由縣或鎮修築一公尺寬之子路與公路約成垂直，以期公路深入農村，則此輩得以維持生活，而公路之運輸面積，益加擴大，或亦促進公路發展之一道。不然，以目前汽車運費之高，築成公路，恐祇為洋貨之輸入，而不易達農產之利用以輸出也。實施之方策，宜由中央公路機關，編著一造路淺說，內容偏重於每里低級路面之價值，與築路常識，以便縣行政機關之計劃參考。予相信現在之縣長，莫不欲有成績表現，而每苦毫無築路常識，故不知地方建設，從何着手也。

八、特快公路。德國近年為鞏固國防計，大築「特快公路」（即汽車專用路）日人勢力下之東三省，新近公路建築方針，貨運與客運分路而平行建築。反觀吾國鐵路落後，版圖遼闊，財政枯竭，汽油缺乏，若比較建築公路與鐵路自以建築特快公路為經濟而有利，此亦應加研討也。

九、道路工程材料試驗所之設立。歐洲各國築路材

料，均以國貨爲原則，故其道路工程材料試驗所之工作，各有其特別注重之探討。如法爲瀝青材料缺乏之國家，對於混凝土路面多所貢獻；又如法德英均感石油缺乏，則有煤氣化合法，以製煉汽油研究之成功，又法有滲合他種油類于汽油之實用以減輕燃料成本；法比木炭代油車之發明，已十餘年。此均舉其大者。茲擬吾國道路工程材料試驗所之工作大綱如左：

一、搜集各國已有之發明，注重適用於吾國者而加以試驗與探討。

二、低價燃料之探討。

三、特種路材之研究，——如竹筋混凝土，曾于德文雜誌讀一有趣味之研究，而吾國尙未有深切研討者，此無他，試驗室之缺乏大有關係。其他如磚料研究，土路撒油，或其凝固體等之研究，均爲切要。

四、請由庚款選派學習研究加煤氣氫化法類之學術研究，以借試驗所之任用。

五、關於道路工程理論與技術之探討。

十、石塊路之應提倡 言路面之演進者，或謂黑路面（指柏油路面）爲白路面（指混凝土路面）之進步，或謂路面之演進由小體積（指石塊磚塊木塊等）而進於至大面積（指柏油路混凝土路者）此均無當。路面之選擇要視於取材之便利與經濟，而不可有新舊之歧視也。石塊路可謂爲（舊式之路面）但此種道路以沙粒爲路褥，可經廿年之耐用，笨重之運輸，均能抵抗。依歐戰軍運之經驗，尙稱道爲適用。以吾國柏油之缺乏，此種路面實可提倡。其法有大石塊及小石塊之分，於技術方面，甚有研究。在德法之道路工程學中，指示甚詳。即今日吾人於德法之重要公路上，（因德法亦感柏油之缺乏）尙見其廣用也。

蕭一山先生編

太平天國詔諭

銅版精印一鉅冊定價大洋三元

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函示本社可代購）

內容、影印太平天國詔旨、示、諭、手批路憑等真蹟凡二十一件每件均有蕭先生詳細精審之考釋



張居正的學術

嵇文甫

誰都知道張江陵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他並不講學，甚至毀書院，殺何心隱，和當時講學家正立在敵對地位。然而實際上他自有一套學術，並且和當時所流行的王學或心學不是沒有關係。請看他說：

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於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雖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

。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人家說他不喜講學，他認為誣罔，他偏說自己是「實好學」，是「直認本真」，不過不像那班講學家的「虛談」罷了。他對於那班講學家的批評，他自己對於學術上的根本見解，大致見於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那封信。他說：

夫昔之為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喧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宮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

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其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商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以爲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在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尙謂能學孔矣乎？明

與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樹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兔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無撤藩衛。無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事詆毀，無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他痛斥那班講學家的流毒，罵他們爲「蝦蟆禪」。他教人就在自己職守以內去學，而不要「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爲學」。他教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遵守成憲」，「誠心順上」。真可謂卑之無甚高論。然而他却認爲雖孔子復生也必須如此立教。他對於孔子另有一種看法，單從「生今反古」，「爲下不倍」上發出一套大議論。簡直和韓非李斯「以法爲教，以吏爲師」的主張有些相類了。他這套議論很得意，在別處也時常提到。如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就和這段文字差不多。尤其是在辛未會試程策中，大發揮「法後王」之義，議論特別精彩，態度特

別鮮明。其大旨謂：

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日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明興，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遠采，靡善弗登。若六卿仿夏，公孤紹周，烈漢祖之規模，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歷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卽如算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強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於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飾而振舉之

，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爲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鼂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於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偽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實稱其優於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成憲具存，舊章森列，相與實圖之而已。無不事事，無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頽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湊矣。若曰：此漢事耳，吾且爲唐虞，爲三代，則苟卿所謂俗儒也。

他斷然主張法後王，指斥那班高談唐虞三代者爲俗儒。他對於秦漢以後的制度，尤其是他本朝的制度，極力表彰。他極口稱贊王霸雜用謂漢家自有法度的漢宣帝。他說明朝制度，「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這種鮮明的

貴今主義，比陳同甫葉水心輩所論還要痛快。他甚至說：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雖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儒，胡亥禪蒙，姦宄內發，六國餘孽尙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徒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韓著

這是何等大胆的翻案文章！他確有一種真知灼見，所以才敢發出這樣卓絕千古的議論。這些地方自然帶些霸氣，很接近申韓。然而霸道本是他不諱言的。如云：

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

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者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嘆之聲尙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尙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議王霸之辨

綜觀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紀綱，明賞罰，覈名實，講富強，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勞任怨，純是法家路數。他當然不諱霸道。陸象山有言：「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介甫慕唐虞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所以弄得王不成，霸不成」。從這一點上說，江陵倒是近乎商鞅，比荆公爽快多了。

以上所述，是江陵學術接近法家的一方面。然而江陵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法家，或簡單的事業家，他還自有一套「心學」，還很得力於禪。在他的文集中有好多處講禪學，如：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成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答高孝 陳元谷

可見他很會談禪，對於此道確有所得。但江陵所得於禪學者還不止此。袁小修日記卷五載：

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爲世界衆生，乃是大菩薩行」。故立朝時，於稱譏毀譽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國福民之事，挺然爲之。

這段話真能把江陵精神命脈心髓入微處表現出來。試看他文集中屢次提到華嚴經，如：

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卽時發一宏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此時惟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己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官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途，其致一也。答李中溪 有遺尊師

又如：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澆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吾亦歡喜施與。答吳堯山言 宏願濟世

可知小修的話確有根據。江陵一生，亦誠任事，置毀譽得失禍福生死於度外。其精魂所寄，原來乃在華嚴經。旁人學禪，只學個遁世自了。江陵學禪，却學個宏願濟世。他還有句話：

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答奉常陸五台 論治體用聊

這樣的禪真是普通人所夢想不到的。本來江陵也是個學道的人。他生平所最尊奉的老師徐存齋，是聶雙江的門生，雙江又是陽明的門生。當時的王學家，如羅念菴，胡廬山，王敬所，羅近溪，耿天台……都和江陵有來往，在江陵文集中有許多和他們論學的信。最有意義的如：

此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僕以孤篋，耿耿於迅馳之中，未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農農之再見。所治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既知頭腦，須

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妥貼。如火力猛追，金體乃現。僕自恨優悠散局，不曾做得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答羅近溪宛陵尹

從這封信的前一段，可以使我們想見江陵當年和那班王學家在一塊兒講學的情形。至於後一段論學的地方，具見江陵學術的特色，真是精彩極了。他要「窺實際」，要於「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下功夫，要「從花中看花」。這正是他和一般講學家絕異的地方。所提「信心」二字也頗可注意。他在別處說：

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已分耳。啓森司馬雙江

不殺生平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

誠自信而不疑者。答漢伯周友山講學
吾生平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答朱按院辭建三召學

這些話正得着王學的真精神。章太炎論王學的長處在，「內斷疑悔，外絕牽制」。這種精神江陵真發揮盡致了。講到這裏，一定有人懷疑，江陵既然崇尚實用，走的是法家路數，怎麼還會和王學拉在一起？王學不是最玄虛的一種學術嗎？關於這一層，我們應該知道，王學雖然有他極玄虛的地方，却也有他極實用的地方。要說玄虛，他可以直入佛老；要說實用，他又可以直入申韓。數年前，我曾作對於陸王學派的一種觀察見哲學評論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陸王學說中的玄妙成分和實用成分，這裏不必贅說。我們但看王學家管東溟說：「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就可窺此中消息了。至於詳細理論，可參看拙著左派王學，只要你真正認識王學，管保你對於江陵的學術別有會心。



蔣介石論

日本石丸藤太著
吳世漢等譯

第四章 軍官學校時代

(一) 保定軍官學校

西歷一九〇六年是前清光緒三十三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從中日戰爭計算起來大約有十二年，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第二年。

當時被日本戰敗的滿清政府，到這一年纔開始感覺改革軍備的必要，着手在直隸省（現在的河北省）的保定，創辦一個軍官學校。政府創辦這個學校，是由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奏請，根據他的計劃，從各省選拔青年，經過考試之後，分出陸軍，海軍兩部，將來造就一般新式軍隊裏的軍官。因此滿清政府非常關心，每年的經費支出不下十數萬元，可知學校的規模之大了。不過當時的中國人，缺少組織及科學能力，雖然從歐美及日本請了很多的優秀教官，但是仍然沒有什麼成績，不久學校也就停辦了。

蔣介石氏從鳳農學堂畢業之後，他的叔父常勸他經商，但是蔣氏總說自己不會去奉承他人，所以對於經商根本就不相宜，這樣拒絕了不聽。在他母親，也覺得既然如此，也不必勉強，所以就這樣的留在家裏。大概過了半年之後，蔣氏偶然聽說北方保定成立軍官學校，要從浙江選考四十名的學生。蔣氏聽到這事，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應該做個軍人，立刻向他母親商議這事。

中國有句古話，「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軍隊與劫取良民財物的盜賊，沒有多大區別，所以年青的人，萬不可去當兵。當然，現在中國的情形已經是大不相同了，譬如從前的募兵制度，現在從一九三五年以後，已經改為徵兵制度了。同時對於兵士的教育，也注重到使他們在受外國侵略或者壓迫的時候，要為國家犧牲的上面。雖說現在外國還有嘲笑中國軍隊張傘打仗，但這已經不是實際情形了。不過在蔣氏少年時代，軍隊的

雖被人討厭，所以當時村裏人聽說蔣氏要去當兵，一齊都說他「不成器」，對他輕視。

但是蔣氏的母親却不同鄉下人一樣想法，她以為如果要為國家，應該造就一般好軍人出來。浙江省投考的學生，共計有六十多人，都是年紀很大，其中因經商失敗的占據多數，而品性不端者也不算少。但是在這當中，祇有蔣中正一人，年少英俊。主考官先問他年紀，他回答說：

「十八歲！」

主考官聽說祇有十八，於是大家互相看看說：

「這太年輕，恐怕不能收罷？」

但是，蔣少年隨即起立，慨然向他們說：

「男兒既有我這樣年齡身軀，當然可以為國家效力。

我久已想進這個學校，所以請不要為我的年齡擔心！」

當時主考官們，大家都覺得這個少年的年紀雖輕，但精神很值得欽佩，並且體格上發育得也很健全，所以就決定准他入學。

在那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樣發達，從奉化到保定，共計要走個月的路程。蔣介石氏臨走聽了不少母親的訓話

，開始向保定進發。這樣忽然的離開母親膝下，無論在什麼人，自然都要感覺悲傷寂寞，但是對於前程抱着極大希望與想上進的蔣氏，倒也並不怎樣。

途中，蔣氏在各處看到許多情況，心裏很感不平。譬如在通商大埠，外國人與中國人所受的待遇，簡直有天地之差。不但如此，外國人遇事侮辱壓迫中國勞動者及下層階級，把他們當作奴隸看待，完全輕視他們的人格。這種情形，刺激蔣氏極深。滿清政府，祇知榨取人財，絲毫不顧及人民的痛苦與他們的受外人的虐待。「是的，國家不強，自然要受外人的侮辱！」當時蔣氏發出這樣沉痛的思想。從這以後，蔣氏開始懷抱打倒資本的「帝國主義」，剷除人民痛苦，及從事改造國家的一種革命思想。他的革命思想，可說是萌芽在這個時期。

保定軍官學校，在表面上雖說是為改革中國軍隊及防禦外侮而設的，但在實際上，祇是供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個人養成一班私人的軍隊。所以他對於這個學校，的確非常熱心，聘請來的中外教官，也大都是斯道的專家。學生們因為祇看表面，都頌揚袁世凱的恩德。

但是，蔣氏入學以後，沒有多時便窺破袁世凱的野心

。他在起初雖不免發生憎惡，但後來想想，覺得袁世凱縱可以養成人材，但這些人材究竟能否爲他利用，這却全在各人自己。所以他仍舊一心讀書，希望自己將來能夠尊重民意，來真正爲國家效勞。

蔣氏在學校的教官指導之下，先受到軍事的基礎教育，因爲平時日本語文的成績很好，所以一年之後，在袁世凱派遣日本留學生時，就被派到日本留學。袁世凱當時派遣留學生的意思，原來想在日本造就出一般優秀軍官來爲己用。然而蔣氏却很知道袁世凱的這種野心，因爲他深明大義，所以自始即反對袁氏。

而且這時滿清政府與袁世凱的政權，極其橫暴，幾乎臨到最後關頭。況且國民對於這種破壞人民生活基礎的政府，也早已失掉信仰。所以蔣氏看到這種情形，他的革命思想，也日益加深。

他結果來到日本度留學的生活。由現在想起來，如果蔣氏那時不來日本，或者在學識上及愛國精神上都沒有這樣充分，那麼，現在能不能做出如今這般偉大的事業，也就不得而知了。假若照從前人寫春秋的那種筆法，我們可以說：「因爲有當年的袁世凱，纔有今日的蔣介石氏啊！」

！

(二) 日本留學時代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九年夏，蔣介石由故鄉與慈母作別，偕同學三人，東渡日本。在這些學友裏面，其中二人是袁世凱的親戚，另外一人又是保定軍官學校主任的親戚。祇有蔣氏一人，完全沒有關係，由此可見他當時在學校的成績，是如何的出類拔粹了。

蔣氏乘的是日本船。因爲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能與日本通航的輪船。他們所乘的船上，船員工役都是日本人，中國人最多不過二三人。蔣氏對於這種情形，不禁長嘆，覺得日本國土雖小，且偏在東方的一隅，但是數十年來，竭力吸收西洋科學的結果，無論在產業上，交通上，或文化上，都有很大的進步。從這隻橫渡海洋的輪船看來，也可以知道。然而在另一方面，從來號稱「地大博物」文化最古的中國，無論在那一點上，也都不能與日本相比。

他想到這裏，覺得自己國家的國民，真要愧死。同時他開始追究這種原因，於是自問自答，他最後得到的結論，認爲這是因爲本國政府多年腐敗與積弱的結果。

於是，他對於改造國家的決心，愈加堅固。

到東京以後的蔣氏，再看見日本帝國的近代建築，蜘蛛網一般的交通路線，任民衆遊逛的公園，摩天工廠煙筒，及培養知識的近代教育機關，學校，圖書館等，無一不使他驚嘆。

蔣氏自在日本士官學校將學科告一段落之後，便被派到新瀉縣的高田聯隊，與另外的十五名中國學生在軍隊裏服務。當時的師長，就是以後有名的「長鬚將軍」，已故的長岡外史氏。這還是在如今二十五年以前，即一九〇九年的事情了。

從那時算起，二十五年以後，蔣介石受任國民政府主席。關於他的人物，世界上都在那裏注意的時候，長岡外史將軍，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發表回憶如下：

「當時從士官學校出來的中國學生大約有十五六人，分發在高田聯隊。如今做南京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君也在裏面。那時候的砲兵聯隊長是飛松上校。

不久以後，黎元洪等人的軍隊，在武昌起義，中國發生了第一次的革命，那時候正是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一年）的十月，高田地方已經下過很大的雪。蔣氏

等聽說故國的風雲緊急，趕緊要想回去，所以我爲他們送別，在宴會席上我說：

「諸位恐怕不能喝酒，那麼可以喝水。喝水在日本是武士決心不再生還時候的臨別表示」。

當我敬他們的水時，敬到蔣氏，他便一口把杯裏的水喝乾，來向我說：

「閣下！我一定拚命的去幹啊！」

說這話時，蔣君的面上非常的精神，但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這位蔣君，以後會做到那樣偉大的人物。現在再開飛松上校時候，他也是說：

「我知道是知道的，但也決沒有想到那位蔣君，將來會做到歷史上的偉人。」

留學時代的蔣君，不見得就有什麼特殊的才能或膽略。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平凡的蔣君，後來何以會做到那樣偉大的人物呢？我想了很久，後來纔偶然的有所發見。

前年（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蔣君因爲一時失意，通電下野，打算出國遊歷，途中首先來到素極熟悉的日本。到東京之後，當天的晚上（一九二七年十月二

十三日）便從帝國飯店打電話給我說：

「師長閣下麼？本想就來拜訪，但現在因為腰痛，須要到溫泉休養。等我腰痛好後，立刻就來問候。飛松聯隊長，他好麼？」

過了幾天，蔣君已從溫泉回來，於是我招待飛松君與蔣二人，一共三人在我家開了一個極親密的茶話會。這個時候我再看蔣君，他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身上穿的是燕尾服，在表面上看來，與其說他是大軍人或大政治家，真倒不如說他像一位年輕的外交官了。再不好一點說，或者要使人覺得他好像是一位新進的明星了。在我和他互相說話的時候，他仍然稱呼我為「師長閣下！」，同時對於飛松君，也是稱呼為「聯隊長殿」。這在蔣君，何嘗不知道我已經不是什麼師長，不過他還是這樣稱呼，我想這莫非因為他未忘在高田時代，我們的那次飲水作別麼？

後來我也漸漸的回到那從前的光景，因此，在我們之間，就用起「閣下」與「你」的稱呼了。

他在要回去的時候，特別為我寫了「不負師教」的四個字，並且在旁邊題上「蔣中正」的名字。我直到現

在，所幫忙的中國人，總算不少，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蔣君這樣，對於他人的一點恩義，至今難忘，所以那時我纔想到在留學時代，沒有放出什麼異彩的蔣君，他所以能有今日，大概也就是因為他有這種美德的緣故罷。

昭和二年，蔣君來日本的時候，正是他失意時代，不過他當時仍然懷着很大的抱負與高遠的希望，在那裏伺候機會。

我對於這位很重恩義的蔣君，始終要來表示我的敬意。

(三) 對於掃馬房的反感

——高田時代的蔣氏——

關於蔣介石氏的日本軍隊生活，現在還有一段插說。蔣氏在高田第十九聯隊時候的同隊士兵，野砲上等兵新瀉縣羽羽郡的霜田藤次郎氏，於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對東京日日新瀉的新瀉版記者，敘述的內容，大致如下：

霜田氏自從入高田十三師野砲第十九聯隊後的第三年

，即明治四十四年的春天，該年有五名的中國留學軍官，派遣到十九聯隊，被編在霜田上等兵的第五中隊裏面。

但是在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未來的率領全國軍隊担当對日外交的蔣介石氏也在裏面。所以被選出來做內藤中尉教官的助教霜田上等兵，也並不覺得這有什麼意義。

祇是當時這般人，想不到都是些中國很優秀的份子，他們關於大砲的構造及附屬品等，個個都問得十二分詳細。霜田上等兵因此覺得有點害怕起來，便私自向內藤教官借讀內容有三百七十種的砲身附屬品的說明書，在前一天的晚間看後，到第二天再一一的加以說明。但是關係軍機祕密的事項，從來沒有洩漏。

在這些中國的青年軍官裏面，那時最優秀的要算是閻聚珍氏，他當時甚至連日本的俗歌，也都會唱。

至於蔣氏，平常很少說話，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過要讓他與普通的兵卒一樣，派去掃馬房時候，他的面上立刻就現出一種悲憤的顏色，那種氣慨，幾乎無人敢當。然而因為軍隊裏的軍規關係，一切皆要遵照長官的命令，譬如有時讓他們跑步，跑得十分疲倦時候，仍然要大聲的責備他們「沒用」。

不久以後，孫逸仙先生的革命軍興。在這五名軍官裏面，當時分成「革命」與「反革命」兩派，互相時常的論爭。蔣氏與閻氏二人，似乎是互相站在反對的立場。

有一天，蔣氏忽然接到一封電報，立刻向隊部請求退隊，乘着夜蔭離開了部隊。

從此以後，一共接到蔣氏寫給我的「嚴格的上等兵」字樣的兩封信後，就再沒有通信，這大約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最近蔣介石氏的名字，到處都可以看見。因此霜田氏回憶起來時候，總說：

「往日我們時常一塊去吃燒賣，那時因為我是上官，很容易和他做朋友的交際。而現在他登上了國際舞台，尤其關係中日問題，這實在令人感慨無量啊！」

(四) 中國同盟會的產生

「鬥志」與「理想」！

這乃是青年的特徵。蔣氏對於這兩方面，可說雙方俱全。他拿袁世凱的學資，來日本讀書，照理本應該盡忠於袁氏及北京政府。不過當時的中國情形，已不再能容人感情用事。北京政府，對於中國人民，早已失掉權威信仰，

同時政府內部，綱紀不振，內訌日盛，在當時已急需另建政府。況且蔣氏出身南方，他在少年時代，本不知北京政府的稅政，因為可以官費讀書，所以纔投考了保定軍官學校。入學以後，漸漸的窺破袁世凱的野心，所以他反對政府及袁氏，也可以說很有道理。

當時孫中山、汪兆銘、胡漢民、陳其美、張繼等革命志士，以東京橫濱爲策源地，在「興漢滅滿」的旗幟下，糾合同志，從事革命。「中國同盟會」就是在這般人裏面產生的政治團體。

他們當初革命的目的，祇在發展民族主義，並沒現在所主張的經濟革命的意義（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因此在他們之間，這時有不少浪漫派的文學青年及「志士」份子，所以與當時的日本志士，倒非常意氣相投。頭山滿，犬養毅，寺尾享博士，宮崎滔天等人，與這些人都很有往來。

中國同盟會，可說是當時要打倒清朝三百年的專制政治的唯一的原動力。

介紹王文山先生的英文著作

The State Control of Municipal Corporations in

Virginia 256pp. Pub. by Kwanyuan Press.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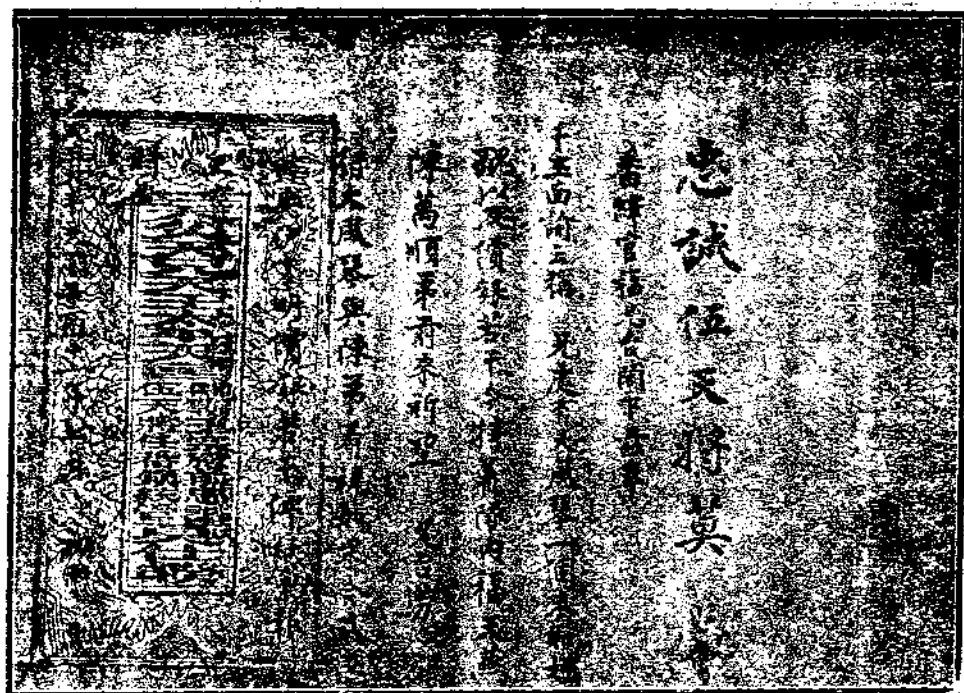
定價 每冊國幣二元五角 由本刊代售



太平天國新史料(二)

一、忠誠伍天將莫仕燮致英國翻譯官福照會

非宇



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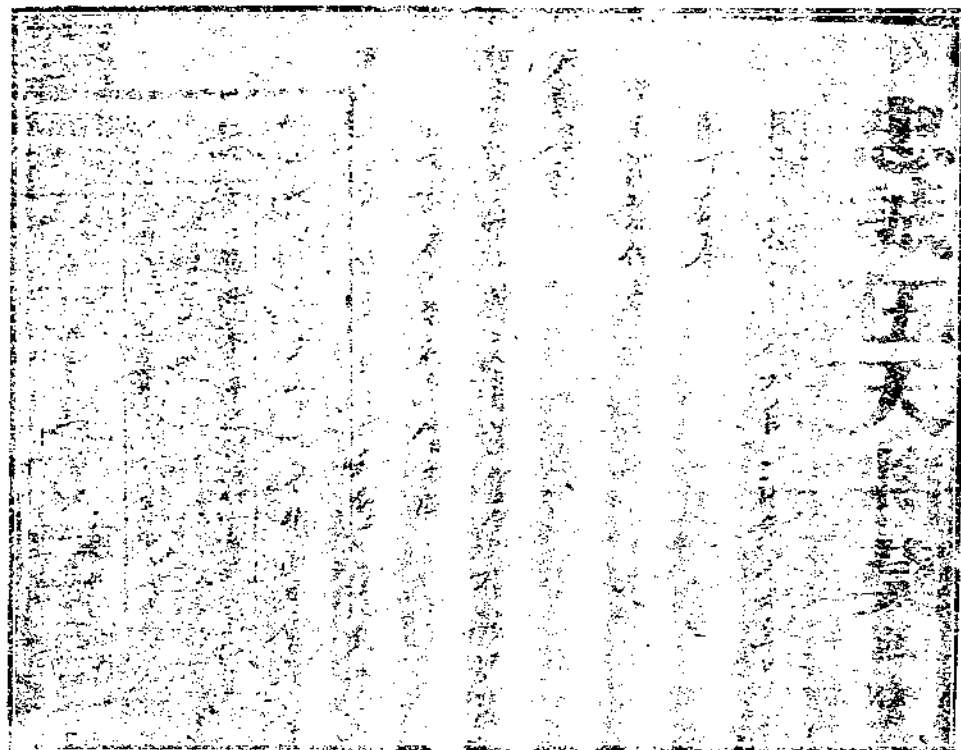
右忠誠伍天將莫仕燮致英國翻譯官福照會一通。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七月初十日發，即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而西歷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原件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院。編號與洪仁玕李明成諸件（將陸續在本刊登出）同。縱長十一吋又四分之一，橫長十八吋。據年月日上所蓋之印文，知仕燮全銜為開朝王宗殿前忠誠伍天將任番鎮統管。後封補王，銜繫殿前刑部正秋僚頂天扶朝綱祥千歲（註一）此書係仕燮奉于王面諭，特派其屬下福天燕陳萬順前往福氏處看視大風琴，欲問價購買者，可見外人至天京，不僅販運米糧，並陳設玩好之物而亦出售矣。忠王慕王致戈登書謂：『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註二）此太平軍對於外人之真誠的態度，惟英人借外交關係以圖私利，則殊不可解耳。

註一 見求闕齋弟子記附偽僞名號譜。

註二 見蕭一山太平天國書翰，原件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

二 忠誠伍天將莫仕睽致江南省水師主將斂天義梁鳳超照會

考釋



右忠誠伍天將莫仕睽致開朝王宗江南省水師主將斂天義梁鳳超照會一通。太平天國辛酉拾壹年七月三十一日發，即清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七日，而西歷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原件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尺寸編號均與前件同。按梁鳳超在辛酉拾壹年七月所發之懸賞告示印文中尚稱天朝九門御林兵忠報國斂天安任天海關正佐將，（註一）此書相隔未幾日，即改為開朝王宗江南省水師主將，而爵亦進加一等矣。書為仕睽致送于王文書及聖書四包與富禮照者，特請鳳超轉交。于王書中結詞，何以仕睽不直接送與富氏而假手於斂天義？想富氏泊舟江中，而鳳超任水師主將，常居船上，彼此往來較便，或更負招待之責也。仕睽雖無世爵，然天將之職不亞於天義主將，故書稱照，會稱賢弟。鳳超送與富氏時，未另具書函，即將原件送去，是以落於英人之手也。此書將富禮照中文全名道出，甚為重要，不然則無從辨富福兩氏之誰屬矣。

註一 見蕭一山太平天國論證，原件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院。



談「阿Q精神」與「廣東精神」(漫談)

鍾偉凌

我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處處受着外人的欺凌，從此之後，外人總不把中華民族瞧在眼中，認為中華民族，雖然具有悠久的歷史，可是與西方民族相較，到底是差了一些，物質文明不必說，就精神文明也已喪失原有不折不撓的大丈夫的氣節，處處表現出委屈求全，得過且過的頹唐懦怯的精神；外人看透了這一層，無疑的，中華民族不是他的對手，因之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祇要他們開了口，中華民族無不卑躬屈節，諾諾稱是，甚至他們祇要一尺，而中華民族不僅答應一尺，還會自動地多給他半尺，藉此以示好感；這種情形，我們不必談正史的記載，就在晚清幾部流行的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廿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尾龜等書裏所描寫的，便可窺其全豹，在這種場合，我們的一般士大夫階級，在面子上是要處處保全，而

骨子裏却一點兒辦法都想不出，然而祇要面子保全，實際上虧是在所不計的；他們認為面子能夠保全就是我們的勝利，所以在表面上必然要裝出一股勝利的精神，身爲我們的精神勝利了！實際上的去虧是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這種精神由士大夫階級，而蔓延到一般的市井庶民，因此形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魯迅先生所描寫的「阿Q精神」的「阿Q精神！」

因爲「阿Q精神」的傳播，使中華民族日益頹唐，大有岌岌可危不可終日之勢！假使這種精神傳播下去，再多幾十年，我敢下一句斷語：中華民族不滅亡，真是無天理了！這種精神我們是不需要的。所以，一般先知先覺者，都先後努力去喚醒一般沉睡在「阿Q精神」懷抱裏的同胞，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無疑地是剷除「阿Q精神」

的先聲；可是，「阿Q精神」依然根深蒂固，在政府當局，不時也表示出「阿Q精神」，民間更不必說了。然而，自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便大不相同了，局面煥然一新，自政府當局，以至一般民衆，都把「阿Q精神」拒之門外，豎起國民革命的新精神。自十五年北伐，至十七年全國統一告成，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始，政府當局以及一般民衆都埋頭苦幹着，抱苦幹，實幹，硬幹的精神，不到十年的功夫，建設事業方面已有相當的基礎，政治亦漸次納入正軌。在這期間，固然遇着空前未有的國難，外交方面非常吃緊，然而，在「不喪權，不辱國」的原則下，與對方週旋，仍然能夠保持目前的局面，在國際的地位亦日益增高，這無疑的，是由於不屈不撓埋頭苦幹的精神所收獲的效果！因此，最近日本駐京總領事須磨氏，調任返國，對

日記者談話，其中一段是這樣說：「余在華已十一年，其間中國的情形轉變，激如狂濤，最感痛切的，以「廣東精神」為國民政府的中心，蔓延全國。廣東精神的特徵，為不屈不撓的魂魄，與國權回復。」須磨氏對中國下的這一個批評，可以說中肯之至，這是他在中國十一年觀察得來的結論，中國近年的進步，以及所以能夠維持目前的局面，無疑的是這種「廣東精神」的偉大力量，所以，今後中國的復興，必然要靠這種「廣東精神」的推進，我們應當自信，以後不論遇着任何重大的困難，都要以這種「廣東精神」去克服，不畏難，不苟且，勇往直前；這樣，中國的復興當可預期，中華民族必然能夠永存於世，與日月同光！這種精神的推進與發揚，是要每一個中國人不間斷，不自滿去努力奮發的啊！

介紹世界書局出版余協中教授著

西洋通史上中下三卷共五十餘萬言上卷起自遠古至西羅馬滅亡中卷自西羅馬滅亡迄宗教革命下卷自宗教革命至德國廢除凡爾賽條約第五款項此書取材甚精洵中文本西洋史之佳著

每冊實價一元四角



歐 洲 通 訊

捷三兄：

我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安抵柏林，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此番又不得已而經過東三省却沒惹出什麼麻煩。我的策略是：第一不說話，尤其不說英語或德語；第二與日本人相遇不要看他們。不說話，不看別人，一來可以保持我中國人的尊嚴，二來也可以少惹是非。據我與許多國人接觸的經驗，『劣者的複雜情緒』(inferiority complex)以日本人所犯的為最甚，他們明知自己有點低劣，可是處處怕人看他們不起，而且最恨別人有優於他們的地方。我不用外國語講話，就是要避免引起他們的劣者的複雜情緒。

此番雖然沒有大波折，却也有兩件小事可以報告給你們藉博一笑的。在從上海至大連的船上，過了青島以後就有日本的水上警察去盤問。那天晚上晚飯以後，忽然有一位貌似日人的水上警察(身着西裝便衣)扣門而入，滿口

對我講日語。我說我只會說中國話。他於是就和我坐在我的船艙的長椅上問話，並且用日文筆記。我們談了不久以後，我想還是乘機恭維他一下吧？我於是說：『你的中國話好極了！』他說：『我就是中國人，我生長在大連。』我想維恭維了，於是道：『對不起！』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縱然給日人當了警察或偵探，至少面子上還有同國人的滋味。這位水上警察對我始終還算客氣。他問：『閣下在外國學什麼？』我答『學哲學。』他說：『哲學是什麼？』我不自禁地遲疑了一下，想這問題怎麼回答呢？我說：『研究世間的事物的比較基本的原理，譬如什麼是真偽，什麼是善惡。』他好像很不滿意，大概以為我的話有些不着邊際吧？於是又問道：『到底是什麼呢？』我說：『譬如人類的知識是從那裏來的，這知識對不對。又譬如說你應該做什麼？……』我心目在想倫理學與政治哲學是

研究人應該做什麼的。他忽然有點不安，打斷了我的話而反問：『什麼？你說我應該做什麼？』我急回答說：『不是這個意思，譬如說人類應該孝順父母，哲學即研究爲什麼應該孝順父母？』他好像明白了，繼續又問了十幾分鐘始去。

到大連上岸他們沒要我的護照，也沒檢驗我的行李。經過哈爾濱（外國人要驗護照）他們也沒驗我的護照與行李。此地我順便講一下，在東三省的车上，頭二等車幾乎全是日本人，我經過了兩次，每次只遇到過一個中國人。驗票時我注意到日本的乘客們大概都是免票。東三省現在到處都是冰天雪地，所以在大連哈爾濱雖有短時間的停留，也沒得出去遊覽。

由滿洲出境的時候，他們大肆其檢察行李。我只有一个小提箱，除了隨身用的東西及幾本英德文的書籍以外無他物，當然不至於有大不便。那位檢驗行李的將要把我的行李驗畢的時候，旁邊坐着一位日本僱用的白俄，便伸手將我的一本舊文世界地圖拿去，兩位僱用的白俄及一日本人在那裏翻閱我的地圖。待驗行李者已用藍粉筆畫了我的箱子的時候，我自以爲圖已度過，便伸手向那位白俄去要我的地圖。那位白俄沒有還我，而用很重而驕的聲音說：『愛克斯克由斯米！』二白俄及一日本便批評我的地圖之不合理，爲什麼沒沒有滿洲國呢！我說這是一本舊地圖，沒有什麼關係。那位日人說：『這種地圖不能帶！』我說：『好了，我不要了。』我說着就閉我的箱子。另外又

一位日本人，似乎是海關上的比較重要者，見我表示很自然地放棄那本地圖了，他從那位白俄的手中奪去，放在案子上便先把中國的一張撕去，又把亞洲的一張撕去，又把世界的一張撕去；因爲這三版都畫着完整的海棠葉，而無滿洲國。撕罷之後便遞給了我。我想他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舉動的目的大概是：第一要表示他的暴戾而無理性；第二還要表示他的廉潔，並不貪圖我的一本地圖。我對於失掉了這本破地圖並不惋惜，結果送給與我同行的一位德國青年了。我對於日本人這種暴戾的行爲真想不到理性的解釋。在這種瑣屑而無關緊要的事實上拚命製造中國人的仇日情緒，到底對他們自己有什麼利益呢？試問一位朋友說，日本對中國的許多行爲只有用變態心理學才可以解釋，這次撕地圖事件恐怕即是一個好例。

自哈爾濱過後不久至滿洲里，荒野千里，無人煙亦無樹木，車經數小時後始可見戶人家，或馬車之聲。至俄境之西伯利亞，除新興的工業及軍事基地以外，亦無多少人煙，然樹木森森迥異黑龍江。貝加爾湖一帶風景最佳，山色秀麗，湖光明媚，其風景之美不亞於瑞士之萊茵湖，而壯麗博大之氣則過之。百年之後，貝加爾湖必可爲西伯利亞避暑之聖地。

以上是我途中的經過。現在牛津正在假期中，不能舉行考試。預備在柏林過聖誕節及新年，一月初回英。願頌著祺。

弟雲橋謹上 十二月十七日

本刊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經世釋義

民族主義與國際現勢

國民經濟建設的一個緊要關鍵

國際關係調整上的癥結

「科學化的中國文化」的討論

歐美司法制度的新趨勢及我國今後應有的覺悟

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

我國農業教育政策

王船山的經世思想

洪秀全來歷

漫談 (一) 西醫與中藥

(二) 因小識大

(三) 一九三七年

編輯餘話

蕭一山

王捷三

劉大鈞

余協中

黃子通

黎錦熙

楊兆龍

祝世康

章之汶

辛潤棠

張西堂

非字

梅汝璈

(捷) (三)

本刊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國際法上戰爭定義問題

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 (一續)

我國農業教育政策 (續)

自由與組織

一個建國教民的基本原則

公務員補習教育之重要及實施辦法

我國戰時經濟政策之商榷

李秀成譚紹光覆大英會帶常勝軍戈登書并跋

貴賤聯姻 (漫談)

編輯餘話

王希蘇

祝世康

章之汶

辛潤棠

王文山

章淵若

祝脩爵

董汝舟

蕭一山

捷三

編輯者

本刊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法治的評價

儒家所謂學與學問

威爾遜之智囊——郝斯上校

孔子哲學導論

石丸藤太之蔣介石論

日本強化外匯管理的意義與展望

戰時的財政

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 (二續)

資本市場之建設問題

太平天國慕王譚紹光復戈登書考釋

生活與生趣 (漫談)

編輯餘話

楊兆龍

羅根澤

余協中

高亨

吳世漢

祝世康

奚東曙

祝世康

王雨桐

蕭一山

捷三

編輯者

本刊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外交政策與研究機關

農村建設聲中我國大學教育

大學校址問題之我見

國防觀點上中國交通建設之初步研究

蔣介石論

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 (三續)

國際調查制度之演變

封建勢力在日本

義阿戰爭回憶錄

太平天國新史料 (一)

漫談 (一) 利用客卿與培養人才

(二) 人生之前後

編輯餘話

張忠絳

蕭一山

章之汶

梅汝璈

盧毓駿

石九

吳世漢

祝世康

卓遠來

高臨渡

薛光前

非字

捷三

飛

編輯者

經世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南京漢口路七十五號

編輯者 經世半月刊社

電話三二六五九

南京八條巷一四號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電話二二四七五號

不許轉載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後封面	四十元		二十元		無
優等	前後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普通	正文前後	二十四元		十二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用彩色者，價目面議，連登數期價目從廉，詳細廣告定單，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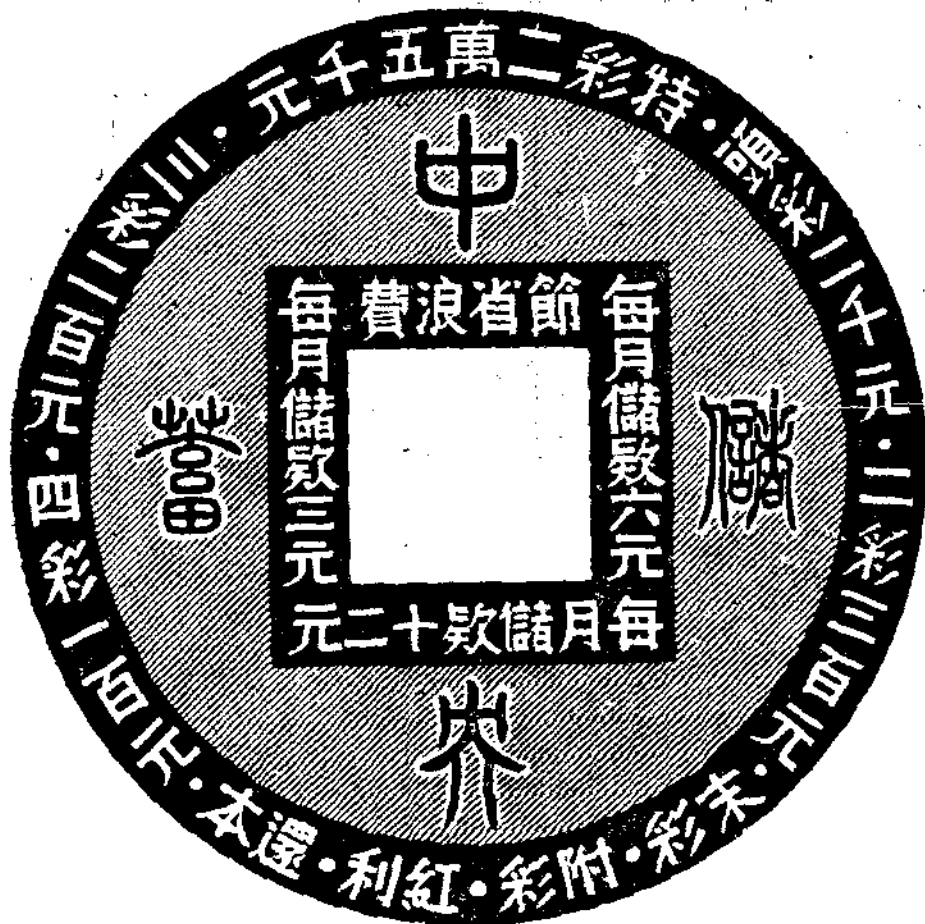
定價表

定	預		國內	國外	香港澳門
	半年	全年			
零售	十二	二十四	一元	二元四角	一元三角四分
寄售	十二	二十四	一元	二元四角	一元三角四分

每冊一元 郵費在內
寄款以通用法幣為限 郵票代價
十足通用惟以一分五分為限

經售處

- | | |
|----|--|
| 南京 |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正中書局 天一書局 立達書店 人人書局 中央書報社 大華書局 中南書局 羣衆書局 鐘山書局 環球書局 華聯書局 大華書局 生活書店 文華書局 中央飯店商店 神州國光社 永華書局 北 |
| 上海 | 羣衆雜誌公司 內山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神州國光社 永華書局 北 |
| 北平 | 佩文齋書局 文華書局 來燕閣 中華印書局 著者書店 自 |
| 天津 | 佩文齋書局 文華書局 來燕閣 中華印書局 著者書店 自 |
| 蘇州 | 小悅林書局 交通書局 金城雜誌社 |
| 無錫 | 教育書局 學海堂書莊 世界書局 |
| 常州 | 大東書局 文化書局 小悅林書局 現代雜誌供應社 |
| 鎮江 |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小悅林書局 現代雜誌供應社 |
| 揚州 | 世界書局 中央書局 小悅林書局 現代雜誌供應社 |
| 徐州 | 國貨商店 現代書局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
| 杭州 | 正中書局 世界書局 現代書局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
| 湖州 | 世界書局 現代書局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
| 寧波 | 生活書局 大東書局 新生圖書公司 中國書局 現代書局 |
| 漢口 | 生活書局 大東書局 新生圖書公司 中國書局 現代書局 |
| 廣州 | 大東書局 新生圖書公司 中國書局 現代書局 |
| 溫州 | 同益書局 北新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
| 安慶 | 同益書局 北新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
| 蕪湖 | 景文書局 北新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
| 福州 | 萬有圖書社 |
| 汕頭 | 大東書局 |
| 潮州 | 青年書局 |
| 梅縣 | 環球書局 |
| 長沙 | 民治書局 開明書局 湖南教育用品社 金城圖書公司 湖南 |
| 宜昌 | 開明書局 湖南教育用品社 金城圖書公司 湖南 |
| 武昌 | 新生書報雜誌社 命新生書店 中興書店 中國書店 |
| 南昌 | 南昌書局 命新生書店 中興書店 中國書店 |
| 重慶 | 新生書報雜誌社 命新生書店 中興書店 中國書店 |
| 成都 | 普益文化社 北新書局 開明書店 |
| 濟南 | 新中華書局 北新書局 開明書店 |
| 開封 | 統一洪報社 |
| 西安 | 我的書店 西北飯店 |
| 太原 | 晉華書局 |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不事儲蓄：不能致鉅富

為圓之器曰規，為方之器曰矩。有了規矩，就可以成方圓。這就是表明要達到一定的目的，必須有一定的方法。

致富是人人所欲，但是要達到此目的，也有一定規矩。這規矩就是儲蓄。

本會所訂儲蓄辦法，是致富最準確的規矩。是致富最便利的方法。祇須節省耗費，每月存儲三元、六元、或十二元，期滿還本，連同優厚之紅利，即可領得一筆整款。且每月抽籤一次，特彩有二萬五千元，其餘頭彩二千元，二彩三百元，三彩二百元，四彩一百元，及附彩末彩等，每次有三千餘個彩額。既多，彩金又鉅。一經抽得，立時致富。

有志儲蓄致富者，請當機立斷，從速入會。機會之來，每難逆料。倘因猶豫，則文質失之，最為可惜。

詳章承索即奉

中央儲蓄會

會址上海漢口路一二六號 電話總機一七二四九